烈祖成績

八

歷史		
數冊	年紀	號番
一 五	一	

滋賀縣中學校

210.4~5
146
Vol 8

大津師範學校書籍總目
滋賀縣尋常中學校藏書印

[illegible]

烈祖成績卷之八

慶長五年正月至同年八月

慶長五年庚子正月豐臣秀頼在大阪牙城

神祖在西城列侯羣士登城賀正 創業記 家忠日記 石卵餘史 二月七日 神祖第八子仙千

代麻呂夭時六歲 源流綜貫 是月 世子近臣松

平十三郎在江戸有鼠巢其馬尾生子時人

異之 家忠日記 餘史 安藝中納言毛利輝元來于大

阪享 神祖同心協力以輔秀頼 松榮紀事 本書回輝

元與神祖擔曰內須治東方三十國我治西方三十三國據毛利家記此安藝宰相秀元之語而太閤定所命非輝元之私言也且他書所不載故不取

增封豐後木築六萬石於細川忠興木築城木搆國越前國府五萬石於堀尾吉晴木築六萬石合戰誌作五萬石今從細川家傳錄松栄紀事越府五萬石餘史作六萬石今從合戰誌據餘史府城龍門寺城也

神祖聞會津中納言上杉景勝謀不熟使增國人對曰景勝卿豈有異圖悠々之言恐不足信須趣之入覲乃以長盛之臣何村長門為使諭以

神祖之意餘史曰神祖遣使會津諭之曰加賀大納言利勝請和而罪不宜有此言合戰誌松栄景紀事但去遁使詰之今從関原記大全景勝曰往年太閤有命自越後移封會津以鎮壓東與免入京師三年務使安輯管內且當時寢病須春夏之交疾瘳上途未幾會津近境諸將馳使上變堀久太郎秀治之宰堀監物直政秀治左衛門督秀政子後襲稱左衛門督直政七郎五郎景子来自越後告景勝反謀神祖以伊奈圖書為使

詰問之景勝謝曰景勝在藩修舉國政而讒者構成無根之言願與讒者辨明不然不能入京師先是石田三成潛與景勝合謀而欲東西舉兵夾擊神祖至是景勝廣道路修橋梁築城神刺原以為戰守之計創業記家忠日記石卯餘史合戰誌松栄紀事○松栄紀事曰三成欲與景勝東西舉兵夾擊神祖然秘計難通召罷臣渡邊宗庵密謂之曰汝當犯法吾佯得殺汝然則衆必請命吾許之汝須走會津依景勝々々素識汝必厚遇之汝伺間告吾秘計宗庵奉命故犯法免死走會津告三成秘策於景勝示反從印章景勝從之志起兵神祖不知其謀以伊奈図書為使促景勝按去年景勝在伏見與三成定密計其書與圖既久不待使至明矣且諸書所不載故不取四家合考曰太沼郡比田鄉者佐原十郎茂連孫廣盛所居應永中廣盛子孫敗亡城地荒廢百六十余年然其地形勢便于槽運西南五六里有神刺原廣野平衍可聚大衆故築城于此四面各八町発會津山道役夫日夜督責時人皆知其叛謀三月九日麾下之士安藤九郎次基帯刀直次弟有憾於川井市介獨至市介家刺殺之次基被創而死四月七日阿部伊豫守正勝卒給其子備中守正次父祿五千石為書院番頭松平忠明叙從五位下為下總守安藤五左衛

門重信木工助基能子初稱彥十郎叙從五位下為對馬守家忠日記是月神祖使僧録司兼兌兼兌時住持相國寺中豐光寺遣書景勝之宰直江山城守兼續勸景勝來京師寛永系圖曰兼續樋口與三右衛門子也與三右衛門事景勝之母掌新摠兼續有容色景勝見而悅之告其母召為侍童甚有寵及長干預國政景勝欲以為家老旧臣恥與同列故不果會老臣直江大和守無子景勝以兼續為其女壻縱家遂更今稱景勝在會津領百二十萬石給兼續三十萬石関原亂平景勝削封即兼續旧領之數也按兼續非特長武事粗涉文学古詩傳于世據羅山文集文選五臣注兼續所刊行也五月兼續復書至書辭悖慢神祖大怒復書載在諸書今畧之五日神祖召諸侯大夫於西城下令討景勝徵兵阪東諸國家忠日記慶元記大全合戰誌松栄紀事諸書或係六月據五月七日生駒近世中村一氏等諫東征書六月為是今從細川家傳録六日神祖養保科正直之女為妹嫁黑田長政家忠日記寛永系圖七日生駒近世中村一氏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長東正家上連名書諫東征曰嗣君尚幼閣下赴東國則諸侯皆以閣下為遺棄嗣君諸侯亦誰通從雖直江山城答書無禮而彼邊鄙野

人不知交際之禮不足深責閣下且忍之至明年春景勝不來征之未晚也不然選將命師自足辦之何必親駕之為頻年凶歉軍糧匱乏願罷之神祖不聽合戰誌係二月七日今從家忠日記尾吉晴為六人無之為是八日今從之按吉晴此時在越府城大全政進曰白川至會津有背炙勢至堂之險地勢甚陝隘宜為之備神祖作色曰我提一槍敵亦一槍何險難之有議定乃發駟令

神祖世子向白川伊達政宗向信夫佐竹義宣向中山道最上義光南部信直秋田東太即實季實季城介愛季子叙從五位下襲稱仕駟東蚓東太郎諸書作藤太即向禾澤前誤田利勝向津川口堀秀治村上周防守義明義清孫越後本庄城主大全記溝口伯耆守秀勝從之形右衛門勝政子越後新發田城主諸書作宣勝據秀勝從軍秀勝是年卒前事後語集宣勝秀義明勝送為前驅日記與州軍記以七月下旬齊攻會津年譜合戰誌松采紀家忠大全事石田三成遣使請從東

征曰儻不見詐宜使賤息隼人執後　神祖
報曰子今屏居不宜從軍宜使家臣輔隼人
出兵十五日　神祖入牙城辭秀頼及大虞
院大全按　神祖東征不宜外秀頼以子諸書不載其入辭令據大全書之上杉
景勝聞　神祖東征集將校議守禦之術大全
詳載景勝及直江兼續問答之辭然及石田三成舉兵　神祖班師不與景勝接戰事涉繁冗故畧之
安田上總守白川城以島津解下齋
為軍監東國太平記作月下齋率騎兵一百銃手三百
援白川城四家合考曰羊川縫殿助守白川城合戰誌曰縫殿助率土邑侵蒲

生秀行之地二說不同今從大全今井源左衛門守猪苗代
城本莊出羽守重長守福島城出羽或作越前蓋更稱也
日糟備後守々白石城隅田大炊隅田諸書作須田今
從大全横田大學守梁川城若松城形勢絶勝
不復設備四家合考○東國太平記曰備後名清長大炊名長義未知是否
燒草籠白阪民舍剪伐竹木白川至境明神
二里闢為曠野城外穿塹樹柵又集近村之
民數千人每五百三百置長屯聚村里使誘
越後出羽下野之民待城至出兵土寇蠭起

征曰儻不見詐宜使賤息隼人執後神祖
報曰子今屏居不宜從軍宜使家臣輔隼人
出兵十五日神祖入牙城辭秀頼及大畫
院大全按神祖東征不宜外秀頼以子諸書不載其入辭令據大全書之上杉
景勝聞神祖東征集將校議守禦之術大全
詳載景勝及直江兼續問答之辭然及石田三成舉兵神祖班師不與景勝接戰事涉繁冗故畧之安田上總守白川城以島津解下齋
為軍監東國太平記作月下齋率騎兵一百銃手三百
援白川城四家合考曰芋川縫殿助守白川城合戰誌曰縫殿助率土冦侵蒲
生秀行之地二說不同今從大全今井源左衛門守猪苗代
城本莊出羽守重長守福島城出羽或作越前蓋更稱也
日糟備後守々白石城隅田大炊隅田諸書作須田今
從大全横田大學守梁川城若松城形勢絶勝
不復設備四家合考○東國太平記曰備後名清長大炊名長義未知是否
燒草籠白阪民舍剪伐竹木白川至境明神
二里闢為曠野城外穿塹樹柵又集近村之
民數千人每五百三百置長屯聚村里使誘
越後出羽下野之民待城至出兵土冦蠭起

擾亂其後大全六月三日前田利勝所生芳春院及村井豊後山崎安房自伏見至江戸家忠日記曰五月二十日芳春院前田對馬守横山山城守太田但馬守山崎長門守等発伏見六月六日至江戸合戰誌不係年月而云村井豊後從芳春院自加賀至江戸餘史係去年九月松栄紀事係是年正月皆誤今從大全按去年冬利勝之贊至大阪而大全亦云五月二十日発伏見豈其後移之伏見耶未詳

十六日神祖發大阪至伏見以佐野肥後守綱正留守大阪西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餘史合戰誌松栄紀事○餘史曰加藤清正在伏見聞神祖東征就山岡道阿彌上諫曰公既為内大臣不可輕出師自將須遣吾輩及細川越中守福島左衛門大夫加藤左馬助黒田甲斐守池田三左衛門等討之必能致勝若猶深慮宜命鄰國諸將伊達最上南部等援之萬一蹉跌餘進大旆未晚也神祖報曰清正之策甚善然吾生武門不親將兵非吾志也清正智勇無比留守京師伏見無過之而鎮西事體亦甚重大宜帰本藩以勦凶徒清正奉命乃謂秀頼解纜而帰按此時清正既在肥後不在伏見且其言與迫世一氏等書辞大約相似或清正自肥後上書諫之乎未詳附以備考

酒井家次酒井忠世本多忠政其弟内記忠朝後為出雲守本多忠純本多康重大久保忠常平巖親吉奥平信昌其子家昌菅沼忠七郎忠政大須賀忠政松平家乗小笠

原秀政松平家清内藤信成本多康俊石川
康通阿部正次其弟正吉高力忠房大久保
忠佐青山忠成其子喜太夫忠俊後為伯
田一西其子氏鐵等從之總三千餘人扈從
諸書有異同今從合戰誌藤堂高虎以其弟内匠助正高
為質神祖嘉其先於諸將獻質高虎以鳥
居元忠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正守伏
見城召四人曰我今東征景勝不日就戮然
石田三成必投間而起故選將帥汝等固守
此城勿惜警備彦右衛門須守牙城彌二右
衛門守松丸主殿五左衛門守三丸乃授鳥
銃二百口於家忠近正戍兵皆還大阪唯若
狹少將勝俊在西城如故家忠日記餘史合
戰誌若狹少將豐臣勝俊本下肥後守家定子若州小濱城主
○松榮紀事載神祖之命曰如有變宜以
若狹少將松丸之兵為援按勝俊素在
西城不在松丸紀事誤矣今從大全十八
日神祖出伏見城至大津城京極高次享
之神祖賜吉光短刀召其家臣賜物有差
是日至石部驛水口城主長束正家與子兵

部少輔來請翊旦享之　神祖約過其城勢州郡代篠山理兵衛夜謁旅館密告正家有異圖　神祖初更急出石部夜過水口遣使告有事急發不能過其城大全曰以大塚平右衛門為使合戰誌曰渡邊忠右衛門守綱未知孰是故但云遣使餘史曰神祖急発從者不之覺唯渡邊忠右衛門一人從駕　神祖怪問之對曰臣之在麾下頗知機變慮今夜或急発故靠駕不眠得以備急　神祖褒之正家大驚十九日來謁土山驛以不饗為遺憾　神祖接遇欵曲賜國光短刀謝遣之家忠日記德川記合戰誌雜錄篠山理兵衛事記○大全載一

說曰三成聞神祖經森山出美濃路將使島左近樫原彥右衛門杉口喜助選弓銃良手伏于多賀山既而聞經伊勢路其謀遂寢餘史亦同此說大全辨之曰三成與景勝合謀欲東西夾擊　神祖不宜作此危殆之謀然亦不可謂必無此事故附于此從駕將士織田有樂其子河內守長孝福島正則其子刑部少輔正之弟掃部頭正賴池田輝政其子新藏利隆後為武藏守弟長吉細川忠興其子與一郎忠隆忠隆之妻前田利家之女也七月忠興夫人死節而忠隆夫妻不能死歸加賀忠興怒忠隆不能絕婚故廢之剃髮寓京師號休務與五郎興秋弟玄蕃頭興光初稱順五郎京極丹後守

高知高吉第二筒井定政浅野幸長田中吉
子高次弟
政其子民部少輔長頴諸書作忠政按十四
賜諱字更忠政此時未年吉政卒台徳公
更名也後為筑後守堀尾忠氏山内一豊
有馬法印其子玄蕃頭豊氏中村彦左衛門
一衆式部少輔雅楽頭
一氏弟
吉加藤嘉明黒田長政生駒主殿頭一正
藤堂高虎其子宮内少輔高
頴迫世子後寺澤廣高福田知治堀田一継
任讃岐守
古田兵部少輔重恒稲葉道通山名禅高中
大輔豊國剃務
髪號禅高
宮部兵部少輔善祥坊祐全子
合戦誌兵部作

宮内今従大全合戦誌
又曰名長房未知是否
守可重徳永法印壽昌其子左馬助量昌合戦
誌松栄紀事作昌重武家
補任作景重未知是否
大隅守嘉隆子分部左京亮光嘉古田織部正重然
諸書或作重能花押重勝又有花小出遠江
押作重然者與駿府記合今従之
守秀家大和守吉政弟一柳監物直盛伊豆守
直大弟市橋
下總守長勝桑山相模守元晴修理亮重晴
第二子後更
伊賀守亀井武藏守茲矩石河伊豆守貞政石
川玄蕃頭康長伯耆守數正子或作數
重今従餘史諸士傳畧再越

五郎右衛門景直佐々淡路守佐々喜三郎
長成池田備後守其子彌右衛門天野周防
守雄光佐藤駿河守堅忠大全作参河守堅忠或作正清今從
松栄紀事佐久間河内守致實與二郎正明子三好為三
其族新右衛門大全以為三新右衛門為一人據三好系圖為三法名也
名一仕釣間齋養子津田長門守高勝或作信盛據津田系圖織田隼
人正信勝子初稱二郎右衛門及信長公間覇府織田疏屬皆更津田氏津田小
平次正秀神保長三郎相茂水野河内守々
信或作重弘未知孰是秋山右近中川半左衛門忠勝

丹羽勘介氏信勘介氏決子鈴木越中守重愛赤
井五郎作忠泰岡田助左衛門大島雲八光
義平野九左衛門兼松大四郎正吉長谷川
甚兵衛重成森宗兵衛柘植平右衛門正俊
別所孫二郎村越兵庫頭山岡道阿彌奥平
藤兵衛貞治美作守貞能弟河村助右衛門山城宮
内少輔本多若挾守本多因幡守利朝因幡守利
久子初稱半右衛門襲稱因幡守落合新八中村又藏能勢
宗左衛門清水小八郎佐久間久右衛門安

松從原本

政具弟源六勝之安政久右衛門盛次第二子玄蕃允盛政弟後任備前守勝之盛次第四子任大膳亮○諸書此下載祖父江法齋據大全法齋此時仕福島正則未隸麾下故今刪之溝口源太郎堀田權八戶川達安宇喜多孝親達安孝親以與宇喜多秀家相松付德善院玄以在上文四年十月至是請從東征神祖許之遂為麾下之臣野間久左衛門伊丹兵庫頭正親入道意頓歸意頓據大全松倉豊後守重正野尻彦太郎仙石少貳山岡修理岡田勝五郎善同著尾半左衛門岡江雪施藥院等先後相継而至凡五萬五千八百餘人關原軍記曰五萬八千七百餘騎餘史曰歩卒僕圉合十萬三千餘人今從家忠日記奥州軍記德川記慶元記大全合戰誌松栄紀事二十日至四日市場其夜舟而至參州篠島或作佐々島国音相同岡寄城主田中吉政享之水野忠重出刈屋城來謁二十一日至吉田城々主池田輝政享之二十三日亭午至濱松城々主堀尾忠氏享之父吉晴自越府來謁請從駕神祖使之歸越府以伺石田三成之動靜二十四日亭午至佐夜中山懸川城主山内一豊享之其

夜至島田先是駿府城主中村一氏遣使大
阪告疾劇不能從軍嗣子一學尚幼願使弟
彦左衛門從駕按五月七日一氏與生駒迫
不見就藩或以書世等連名諫東征其後諸書
諜定議于未詳書 神祖疑其詐顛有戒心
二十五日至駿府城主中村一氏卧病在牙城故整頓
第二城享於其臣横田内膳宗治之家一氏
興疾而来以不能從駕為憾 神祖見其羸
憶意釋憫之賜長光刀於一氏從其所請使
弟一榮將兵從東征二十六日至沼津三枚

橋城主中村一榮享之賜信國短刀 世子
使大久保忠鄰本多正信來迎二十七日至
小田原二十八日至藤澤翊日遊鵠倉歷覽
古跡留全澤一日詣鶴岡八幡宮命修葺七
月二日至江戸城 家忠日記德川記大
中村一氏訃至 全合戰誌松榮紀事未幾
書一榮及横田宗治輔之一學長而名忠一
神祖使其子一學襲封賜
大 七日 神祖下駟令十三章定軍列禁刼
全 略家忠日記德川記合戰誌松榮紀事○松
榮紀事○相傳 神祖大小百合戰大書

出法令其出軍令唯攻小田原與此戰爲今按攻小田原軍令出十三章而其綱領大率相似但大全以此軍令爲十三章稍與諸書異又令諸軍曰諸將直屯百川佐久山蘆野大田原待本軍到刻期進攻會津松栄紀事

神祖既東石田三成以爲吾計得行乃往大阪謁秀頼及大虞院是日三成與備前中納言秀家安藝中納言輝元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長束正家連名誣神祖之罪十三條作書以示諸侯大夫大全合戰誌餘史○德川記曰三成作彈大會諸侯大夫於千疊鋪讀之彈史載在合戰誌餘史相傳使横濱民部少輔讀之家忠日記慶元記大全等書並載其事蓋後人僞作也故不取松栄紀事曰三成馳書群国勸諸將反計然其事深秘世無知者蓋指此連名書也書辞載在上三書今略之又按此時秀家輝元未来大阪堂書牒往來議定其事乎無所考據越前敦賀城主大谷吉継將從東征率其子大学助吉久甥木下山城守頼継等吉久頼継兄也吉經無子故養甥為子兵一千餘人出伏見至垂井驛石田三成遣其宰樫原彦右衛門要之大全曰樫原諸書作柏原誤吉継見彦右衛門問其故彦右衛門對以三成舉兵吉継曰内府雖執政有

私而必不至廢嗣君今景勝與同僚合謀使
內府赴関東可謂良圖然事之成否非所
豫料何則三成雖有才而世悪之者甚多此
三成所自取也今舉大事欲為人上則衆心
必不悅服矣宜以秀家輝元為主將與景勝
定議東西夾擊則可得志儻不能然則雖數
月之間景勝率制　內府而関西之軍不能
輯睦　內府及旆西上則事甚危矣宜以此
言諫三成我亦継往子宜先帰既而吉継父

汗従原本

子過佐和山城三成喜而享之合戰誌曰吉継欲說神
祖與景勝講和以弭兵革故赴関東三成聞
之遣彦右衛門要之於路枉過佐和山餘史
亦云要之於路吉継不得已過佐和山家忠
日記松栄紀事皆云吉継発敦賀赴佐和山
今從大全又按家忠日記云七月五日吉継
発敦賀関原軍記云六月晦吉継出伏見七
月二日至垂井慶長記作十一日大全不日
未知孰是○家忠日記松栄紀事並云吉継
至佐和山謀三成曰去年子為諸將所悪殆
得不免頼　內府之庇護幸得無事汗田不
詳宜從　內府竭力攻戰吾欲與不用行故
枉路過此三成掉頭耳語曰吾欲通謀于毛
利輝元使居大阪城則関西皆吾黨與也率
関西之大兵從後擊之則　內府雖雄武豈
得敵之今　內府東征是吾得志之秋也子
與吾有旧胡為舍吾而東乎吉継曰生今之

世有誰敢敵內府者哉且子忘恩為讐不義之甚豈能得志言甚切至三成曰吾計故決不容擬議吉継帳快出城既而以為吾尓彼肩事太閤彼以器謀告吾臨危棄之誠所不忍乃留于壷井三日遣平塚因幡守於佐和山若諫之三成不聽吉継又至佐和山黨于三成々々大喜按神祖為弭七將之兵強使三成致仕三成必以為絶而不以為恩吉継能知當時之事勢亦必不発背恩不祥忘恩為讐等語疑非事実故不取吉継問其方略三成曰西國有毛利一門島津兵庫頭小西攝津守其餘豪傑來集大阪右迫信濃有眞田安房守雖非大家而勇武絶倫且與內府有怨隙常陸有佐竹下野有多賀谷至於相馬秋田諸將皆與景勝通謀方內府交兵之日関西諸侯建旗筥根與東國諸侯三面入攻則可一舉而定江戶矣吉継流涕曰今天下無事無故擾之而竟落人手誠可悲也子之所言皆非勝算譬如變棋然先有成算以為吾能如此彼必如此然後吾能制勝此中人之變也若逢國手則爭道下子必出意料之外今舉大事有五不可內府既班五老之上威權日重天下諸侯

皆欲攀附而跂慕之子或領五十萬石猶之
可也國小位卑人不帰嚮一也今天下治大
國者有輝元與內府而內府治関東八
州其餘諸州多大莊園天下無復其比而人
望所帰皆在內府二也內府自壯年數
與甲斐駿河之敵戰老練兵機長湫一戰義
勇彰聞在今之世誰能敵之三也昔信長公
好士每書諸家名士擇其善者盡之方其時
內府僅領參河一州而下盡者十九人皆
為知名之士今又不知其幾世人所稱井伊
本多榊原酒井大久保平巖大須賀鳥居之
徒是也子能得有如此輩乎四也凡念子孫
人之嘗情內府部下之士有死者則在襁
褓必世祿故人親之如父母今諸侯誰能有
此仁心乎五也此五者人皆所難而內府
兼之其不可敵明矣三成曰不然兵無常勢
變化不可測今東西大軍皆一其心以擊
內府蔑不勝矣吉継曰子之所料皆非也為

謀在事先 餘史亦載吉継問答之語與此稍異今從合戰誌登知于之此謀則內府發伏見伏兵迫江伊勢之間吾稱送內府至水口與長束正家合兵前後夾擊則取勝必矣今既渡帰江户此放虎千里之野也舉事必不能成然勢既至此無如之何吾欲與子同死耳大全松栄紀事曰吉継謂三成曰吾有廃疾既不能軍今欲使山城大學將兵吾往関東謁內府伺間交刃死以數效耳三成又聽曰今拳大事不宜輕遂吉継不得已遂較自是專為三成謀主更石田吉隆武家盛衰記曰太閤賜諱字名吉継

至是以與三好義継同音為不諱故更今名今按二木松右京大夫義継亦同時人而不今終不持以三好義継之故更名也安藝中納言輝元在廣島將諸侯遣吉川廣家留于大阪遣惠瓊於安國寺僧惠瓊於東國從神祖惠瓊禪僧字瑶甫東福寺西堂好武有才辨輝元親信之住持藝州安國寺勢成之消息三成吉隆謂惠瓊曰內府殄滅景勝則勢益彊大嗣君得天下甚難今東征諸將多內應者欲飛檄以招之子亦宜帰藝州勸右馬頭入鎮大阪城如此則內府失

勢而天下悉帰嗣君矣惠瓊帰大阪告輝元
養子参議秀元々々不聽惠瓊縱叟之曰天
下大權帰于毛利家正在此時機不可失即
遣使廣島招輝元々々將兵四萬餘人發廣
島松栄紀事○慶長記四萬作五萬四千九
日輝元発廣島合戦記曰九日発廣島二
十三日到大阪據諸書輝元到大阪備前中
與三成議軍事皆在其前攷不係日
納言宇喜多秀家發岡山秀家発岡山及到
見唯大全云秀家輝
元各発其国今據之
百發佐和山石田三成將兵三千五
大阪家忠日記合戦誌松栄
紀事兵數據餘史但餘

史曰六月四日三成発大阪按此時
神祖猶在大阪餘史誤攷不書大谷吉
隆率吉久頼継等出佐和山還敦賀松栄紀
隆興三成至大阪按吉隆出自敦賀事曰吉
賀経畧北國紀事誤矣今據大全三成與増
田長盛長束正家僧惠瓊議推毛利輝元為
盟主合戦誌曰輝元班五老之末至是
時諳宇喜多秀家使輝元班其上檄畿
内西海諸將師行兵會于大阪全吾中納言豊
臣秀秋参議毛利秀元久留禾侍從毛利秀
包島津義弘入道惟新関原之戦諸書皆書
髪稱惟新故大全皆書惟新此得其實也然
不知其何時下髪蓋在大閤薨後也今從大

全此下皆書惟新其子忠恒及姪中務少輔豊冬鍋島信濃守勝茂加賀守直茂子小西行長長曾我部宮內少輔盛親土佐守元親子高橋右迫將監元種相良宮內少輔長每左衛門尉高續子秋月三郎種長筑前守種実子為長門守高橋主膳正長行伊藤民部大輔祐兵左京大夫義盛子筑紫上野介廣門少貳妙惠之裔下野守惟門子毛利民部少輔高正高田河內守藤懸參河守永滕生駒修理亮諸書此下載生駒主殿頭按主殿頭一正從神祖東征蓋具父雅樂頭迫世也閱疑不書服部土佐守橫濱民部少輔奧山雅樂助多賀出雲守杉若主殿頭谷出羽守衛好諸書衛或作衛誤細川家傳錄作衛友今訂之山崎右京亮赤松上總介則房兵部少輔義祐子河尻肥後守木下左京亮脇阪安治堅田兵部少輔等相踵至大阪號九萬三千七百余人大全曰九萬五千余人松栄紀事曰十萬余人蓋举大數也今從創業記家忠日記奧州軍記德川記餘史細川家傳錄合戰誌諸書載宗對馬守義智平島大和守純玄松浦法印鎮信有馬修理大夫晴信竹中伊豆守重信據大全五人皆兼大阪之撤而未嘗身到大阪事在下文九月十日故不書豊臣秀秋以為吾

嘗為大閤之養子於分為嗣君之兄征討
將非吾而誰今石田三成假嗣君之命驅使
吾曹不異諸將此非翊戴公室欲張威福以
志也推其意不奪天下不饜故歸心於
神祖三成詗知之然以其為故君之養子不
秀秋從之合戰誌餘史○家忠日記松栄紀
能殺之乃與增田長盛僧惠瓊議以計誘之
秋曰待嗣君至十五歳敕天下兵馬之權於
郎君秀秋悦而從之按此秀秋屯松尾山三
成致書喑利之語而非此
時事二書誤矣
故不取
十四日三成遣使

大津徵贊於參議京極高次々々不聽三成
怒欲攻之新農長記曰毛利秀元兵三萬為
追手大將守喜多秀家兵二萬為
捌手大將將攻大津城從大谷吉隆之議輙
不行按吉隆不在大阪注下文且諸書所不
載故不取餘史亦載毛利元康立花宗茂等
帥三萬餘兵攻大津城此高次還自北國據
城起兵之時而非此時事餘史誤矣
或曰高次嗣君之外戚
妻淀殿妹故云然餘史松栄紀事並以此事
為大谷吉隆之言按此時吉隆在敦賀不在
大阪故不可將攻遣朽木河內守元綱說之
書或曰元綱宮內少輔定綱子関原
乱平帰降後剃髪蹤牧齋卿與嗣君敢
親何黨于內府而不送任子高次曰今為

嗣君舉事則吾必從之此不過三成欲假嗣君之威以濟私耳吾何為變志而與不義輩耶三成來攻則吾枕城而死耳其臣諫曰壘壁未固難拒大敵不如與之佯和乘機而發高次從之以其子熊若為質（家忠日記德川記大全餘史合戰誌松栄紀事熊若長而名忠高為若挾守）三成徵発桑名城主氏家内膳正行廣（常陸介入道卜全第二子兄左京亮蚕死秀吉公以行廣為卜全之嗣賜桑名城）行廣謂其使曰太閤既薨秀頼公尚幼縱内府政有偏頗而不可妄動

使々佐野綱正避去綱正不能拒出西城入伏見城毛利秀元率僧惠瓊吉川廣家完戸備前守等二萬餘人向濃州秀家謂三成曰先屠伏見城梟鳥居内藤之首然後出屯濃州卿須帰藩経畧四方三成從之留二千余兵於大阪以為攻城之援還佐和山（大全）至大津城謁高次曰輝元秀家以明公為北國大將此貴藩興隆之兆也高次享之其臣安艱寺聞齋（初事淺井長政見元亀元年姉川之戰）謂重臣黑田伊

嗣君舉事則吾必從之此不過三成欲假嗣君之威以濟私耳吾何為變志而與不義輩耶三成來攻則吾抗城而死耳其臣諫曰壘辟未固難拒大敵不如與之佯和乘機而發高次從之以其子熊若為質家忠日記德川記大全餘史令熊若長挾守三成徵發桑名城主廣常陸介入道卜全第二子兄左京亮蚤死秀吉公以行廣為卜全之嗣賜桑名城謂其使曰太閤既薨秀賴公尚幼縱內府政有偏頗而不可妄動使々佐野綱正不能拒去綱正不能拒出西城入伏見城毛利秀元率僧惠瓊吉川廣家完戶備前守等二萬餘人向濃州秀家謂三成曰先屠伏見城梟鳥居內藤之首然後出屯濃州卿須歸藩經暑四方三成從之留二千余兵於大阪以為攻城之援還佐和山大全至大津城謁高次曰輝元秀家以明公為北國大將此貴藩興隆之兆也高次享之其臣安艱寺聞齋初事淺井長政見元亀元年姉川之戰謂重臣黑田伊

豫曰三成舉兵必不能成今幸來此親之
夫力也吾能辨之伊豫不聽聞齋說山田三
左衛門赤尾伊豆以此（伊豆淺井亮政家老美作季子）三人
（間者眉間字ニ作ル蓋同字ノ衍乎）今執之輝元必遣大軍來攻佐和山
去此不遠前後受敵此危道也聞齋曰不然
關西諸將脅於三成蒲伏聽命今執渠魁則
諸將波駭群疑蠭起輝元惶惑計無所出我
亟遣一介報之關東　內府大旆鼓行而西
則平蕩支黨可翹足而待矣伊豫等終不能

前

干戈今無故興兵似為消已所欲故吾不能
以　內府為敵然以擁載為名則不可拒而
密通款于關東為市井之行則擔不能為也
故今不從徼発據守城堡時至則為秀賴公
盡忠效力是吾志也　神祖傳聞其言使本
多忠勝誘之歸順忠勝遣使勸之行廣曰吾
被太閤之眷遇造次不能忘幼君使若再來
必將戮之竟與弟志摩守寺西備中守據城
自守（大金）宇喜多秀家與諸將議曰今聚數萬

之兵於大阪而坐待敵至非計也吾科[illegible]內府之策有三不能進攻會津則必引還江戶或反旆西上不出三者之外矣我越境出師張其聲勢則先人有奪人之氣可以得志衆皆稱善乃約毛利輝元增田長盛在大阪護秀賴秀家三成長束正家與諸將屯美濃尾張若內府西上則輝元率所在大阪之諸將急発大阪秀家輝元指揮十三萬餘之大軍以決一戰議定三成勸輝元移居西城遣用論辨之間三成辭去還佐和山聞齋甚憤惋三成至大津餘史係七月十七日合戰誌八月四日未知孰是大全不日今從之先是岐阜中納言秀信欲從神祖東征下令戒嚴部兵皆習華靡務欲鎧冑鮮麗軍裝不能亟辨石田三成以川瀨左馬助為使勸之舉兵秀信召其宰百々越前守木造左衛門佐壹忠議之左衛門佐名據大全所載其手書壹忠固諫拒之秀信從焉既而密召嬖臣入江左近伊達平左衛門高橋一德齋問其可否皆固辭

使黨於三成秀信然之自作書報三成左馬
助冒夜還佐和山翊日秀信召宰臣曰吾計
已決不得復上諫宰臣皆默初秀信幼時豊
臣秀吉使德善院玄以輔導之故宰臣請決
去就於玄以壹忠越前守馳至京師告之玄
以大驚曰安得聞此亡國之言宜亟決計以
從東征二人主歸秀信為定軍議出赴佐和
山二人不之知也冒夜馳歸三成使人要之
（冒原本纔星ニ以下皆同）
中路曰黄門君在佐和山二子須來于此二
人驚訝過佐和山三成厚賂之二人從秀信
還岐阜備陳玄以之言秀信不聽飯沼十左
衛門曰君侯既赴佐和山其勢不得輙從東
征不如託言軍議召三成於城中殺之傳首
関東則可以償往佐和山之過而建不世之
功其殺三成請臣一人敢當之若諫再三秀
信固信左近平左衛門等之言終不能用宰
臣不得已遂定城守之計（大全合戰誌餘史）加藤清
正在肥後熊本城黑田如水在豊前中津城

皆不應三成而屬
大阪其子至鎮將從東征增田長盛遣使請
責之至鎮曰吾豈瞶嗣君哉然不可受汝等
指麾輒率五千餘兵入海畔它為拒守之計
長盛等請和至鎮徑歸阿波據諸士傳略文
録二年秀吉以至鎮叙從五位下任長門守
時八歲是千家政致仕剃髮至鎮受封時十
五歲英敏之士雖或有此舉措而
諸書所不載頗非無疑故不取　増田長盛

其則在迫寡兵不可以敵衆吾以與内府
交親故曉譬以開生路可速致城退去
曰三成長盛遣使云々按此時
三成在佐和山城今從大全　松栄紀事

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迫正應之曰縱吾輩
怯懦棄城東走足下切思内府之眷遇則
當來勵吾輩以死固守而反使避去殆非所
望也内府雖家多勇士而特擇吾輩四人
以守之使百萬之兵席卷而來決不避去孤
城無援請速來攻以試吾輩之勇使若再來
必斬其首以徇軍矣元忠燒城下人家嚴為
守備謂諸將曰西兵衆攻各守其所不互相
救必死決戰飲宴擔之　大全合戰誌餘
史松栄紀事　十五

日守喜多秀家攻伏見城（合戰誌作十九日
川記慶元　今從家忠日記德
記大全　秀家及長束正家攻城東島津惟
新其子忠恒鍋島勝茂攻城西野村肥後守
垣見家純熊谷直陳攻東北其餘增田長盛
部兵及大阪弓銃隊將士總
毛利輝元石田三成部兵攻西北豐臣秀秋
三萬九千餘人一面圍城閧其南（諸書不舉兵數關原
軍記曰三萬六千餘騎今從大全○合戰誌
秀家及長盛正家部兵攻城東秀秋及毛利
真隆其子兵庫頭真俊松浦伊豫守攻城北

豐前守勝永攻東北野村真隆父子鍋島勝
茂長曾我部盛親等攻城北毛利七郎兵衛
元康毛利秀包吉川廣家等攻西北島津義
弘父子攻城西郷與此稍異今從大全又按餘
史曰勝茂義弘在大阪與毛利輝元護秀
賴據諸書二人守攻伏見城餘史誤矣　毛
利輝元長束正家在大阪守衛秀賴先是豐
臣秀秋將兵出筑前至豐前小倉其室平岡
石見守賴勝之妻（據合戰誌賴勝
之姪女也故如水遣使小倉謂賴勝曰石　初稱牛右衛門　黑田如水
田三成等舉兵京畿記名擁戴實逞私謀宜
諫中納言帰順賴勝諾秀秋從之如水遣使

関東告之神祖大全至是秀秋密遣其宰稲葉内匠頭正成於城窓正成林宗無蔵正三継稲葉兵庫頭重通稱稲葉内匠頭後更佐渡守其妻齋藤也大全曰秀秋初稱八右衛門出内蔵助利三之女春日局是献廟生妻為乳母其子丹後守正勝執政為小田原城主頼勝反秀秋領備前美作給二萬石神祖召之島城主未幾忤秀秋之旨屏濃州之地一萬石謂諸将曰請送葛臺院秀吉公夫人及父木杉原氏下肥後守為質吾不入城徼敵島津惟新再三通款城中請入同守島居元忠疑其詐不許秀秋惟新不得已攻城水下勝俊秀秋之兄也性素怯懦諸将疑與秀秋通謀忌之勝俊不自安時秀吉夫人在京師三本木第勝俊託護之出城逸去還小濵城亂平神祖奪其封而放之家忠日記合事勝俊封餘間戦誌松栄紀天哉翁以善和歌着名有譽白集行于世元忠與諸将議定守徼之方略元忠守牙城内藤家長守西城松平家忠守正門松平近正甲賀佐左衛門守名越或作名古屋音相同○合戦誌曰佐左衛門山岡道阿彌季弟彌甫庵東髪禰佐左衛門初道阿彌領騎兵十人

卒一百人及従東征使佐左衛門率騎卒入
城々陥勤死若還者半神祖録其子孫従麾
下以阪部三十郎為隊長甲賀百人組是也
深尾清十郎石部小一郎守松丸駒井猪之
助直方據佐々木系圖江州山徒月性院秀
滅任武田信玄有勇名武田氏
麾下守治部郭城兵僅二千餘人諸書或云
人今従一千八百
大全詮史松栄紀事守御将士諸
書有異同今従大全合戦誌石田三成来労
諸将分兵三千授其臣髙野越中大山伯耆
曰城兵決死出闘則其鋒難當須以此兵横
擊之指揮方定自率五百往大阪髙野越中
合戦誌作川瀬左馬助樫大山伯耆
原彦右衛門今従大全後軍鍋島勝茂来
代前軍松平家忠乗其間開門突戦越中伯
耆横擊之家忠戦不利収兵還敵欲直進入
城家忠闔城門敵發火箭大銃日夜来攻諸
将悉力拒守相持十餘日大全樫元三成長盛
相議欲歐諸将在関東者妻子入大阪城以
為質遣使細川忠興請其夫人入城夫人
答曰宰相第宅去城不遠願令妾不移居則

幸矣三成等怒十七日遣兵趣之處守小笠原松齋（餘史十五日合戰誌係十九日今從細川家傳録大全松齋諸書作正齋或勝齋今從細川家傳録本書云初稱火左衛門名秀清）稻富伊賀祐直（名據細川家傳録）謝曰忠興東行請姑待之三成不聽急圖之夫人召松齋石見祐直隔障謂之曰妾託體於丹後宰相不可入城見辱部兵拒關則恐有犯上之罪宜嚴禁之遂伏刃而死松齋存君臣之禮不敢近夫人之屍取眉尖刀介錯與石見及全津助

二郎正直火其第皆自殺祐直亡去（餘史合戰誌松栄紀事皆云夫人手殺其所生十歲男子八歲女子而自裁松齋石見及細川平左衛門等力戰斬敵數輩自殺烈火燔死大全辨其非曰余質之細川家士人不聞其有二稚子及細川平左衛門者且夫人命松齋石見嚴禁拒鬪則其為妄明矣細川家傳録亦無其事大全之說是也今從之松栄紀事又云松齋置火藥於側火其第夫人歛骨悉成灰燼此與佐和山城陷上田桃雲事相似諸書所不載故不取）三成聞之大驚以為狗執妻子則東行諸將怨我益深由是遂寢（德川記慶元記合戰誌餘史松栄並曰稻富伊賀以細川家傳録○大全合戰誌以怯懦不為士人見困然猶於鳥統下野守忠吉師之亂平細川忠興欲

搜索戮之忠吉懇折忠興許之伊賀剃髮歸一夢遂以其術鳴于世又按二書及餘史備載黑田長政加藤清正有馬豐氏加藤嘉明處守之臣以計脫如水長政清正豐氏嘉明之妻皆謀略精審有處處之才然不関係神祖之事業故不取

臣按忠興夫人明智日向守光秀之女也及光秀弑逆忠興出之流落丹後村里後以太閤之命為夫妻如初當其時諸侯之妻入見側室淀夫人即大廈院忠興夫人耻其父為逆託事辭之其志操固已可稱矣及大阪奉行逼之入城首倡死節之大義晋沈勁死於洛陽之難以徇邦君子不以其父充為累而稱其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大夫既難得矣矧在閨閤之人乎其恐陷犯上之罪嚴禁部兵不得拒鬬臨難周摯自處決烈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可謂兩得之矣

立花宗茂在筑後柳川城是日宇喜多秀家毛利輝元徵發書到宗茂集將校議之其宰小野和泉曰內府雖率諸將東征而上杉

佐竹大敵也克之誠難瞻日持久東西合擊
則內府雖有智謀進退大受不過據筥根
之險以保關東耳天下悉歸秀賴公湯定關
東在掌握中宜亟赴大阪以稟大老奉行之
命衆皆善之立花參河增時入道賢賀曰名
增
時據立花飛騨守清直吾聞智將勝於無形
儒臣安東守繼所書
諸君所論皆形迹也內府長於兵略能料
未然馬首未東必知關西有事然則稟上杉
佐竹而與勇敢諸將還軍西上大老奉行雖
假秀賴公之命發號施令而其志不一戰必
不利黑田如水加藤清正與三成行長積未
相能必當左袒內府不如據守府城與如
水清正協謀定征討之議則國家可以久安
宗茂曰汝等盡忠盡謀各有其理然我浴太
閤之恩且與輝元卿有舊不論成敗唯見義
所當為者今得輝元卿之指揮竭力戎馬以
翊戴秀賴公見我志池議定遂將其兵二千
五百發柳川赴大阪大全舉一說云宗茂聞
關西澤駿問其去就衆

議不一宗茂曰秀頼公幼弱內府代之為政宜屬內府以励戰功乃以其臣山田正兵衛為使輸欵神祖既而秀家輝元書到專以翊戴秀頼為名故宗茂變志赴大阪按下文十月宗茂與如水清正講和據宗茂答清正之言宗茂素帰心于大阪明矣故今從大全正文不取一說

十九日世子發江戶城其兄結城少將秀康弟下野守忠吉蒲生秀行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松平飛驒守忠政諸書作忠隆按忠隆忠政子據寬永九年年二十五年以慶長十三年生為父忠政明矣又按創業記松栄紀事忠政初為飛驒守十四年改稱摂津守今據此訂之其弟忠明森忠政真田信幸石川康長仙石越前守秀久初稱權兵衛事秀吉公日根野德太郎高吉後稱筑前守成田左衛門尉氏憲皆川廣照山川民部多賀谷左迫水谷左京大夫勝俊等從焉勝俊伊勢守治持子據大全民部左迫勝俊皆秀康卿部將也總六萬九千三百六十人大全作三萬九千三百人合戰誌二萬七千五百人関原軍記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人今從奥州軍記德川記餘史松栄紀事世子至宇都宮前鋒榊原康政至佐久大田原後軍至古河栗橋創業記餘史合戰誌細川家傳録松栄紀事至宇津宮諸書日闕堀尾吉晴奉神祖之命出濱松城將往越前守府城

是日行至參州山中諸書無日創業記考異曰十九日夜加賀井殺水野和泉守大全曰十八日吉晴出濵松十九日遇變二十日歸濵松今據二書係是日途遇石田三成之黨加賀井彌八郎重望家盛衰記作秀望八郎其子其屬織田信雄戰死重望匿居鄉里後事未知孰是濃州猪鼻城主彌吉晴曰子與三秀吉公重望給之曰吾欲赴東國效力行間屋城主水野和泉守今日來會池鯉鮒驛不成懇歎內府必不之信刈如憑和泉守以為先容重望喜從吉晴至池鯉鮒驛永井直清本慶長記慶長一統記並日吉晴途中偶逢水村彌一右衛門

後逢加賀井重望謂吉晴曰足下今欲何適曰欲赴越府重望曰幸有自我鄉通越府之道我今欲往東國效忠內府然使足下途中無虞輒入越府則雖不赴東乎吉晴曰甚善乃相伴至池鯉鮒驛大全曰二川遇彌一右衛門至山中遇彌八郎給曰云々先臣佐々宗淳曰附之水野氏家士相傳非池鯉鮒驛而乎川也併附以備一說忠重尊之相得甚歡及昏重望忽起坐拔刀擊殺忠重吉晴急持重望刺殺之事起倉猝燭滅無所辨別忠重之臣意吉晴殺之入坐亂斫吉晴被七創唯近臣鈴木與八郎明知重望之所為合戰

誌曰忠重侍童竹本左門年十三在側審知
重望之所為今從大全慶元記餘史慶長一
統記忠重氣息纔屬謂與八郎曰堀尾救我慎
勿傷吉晴扶歸旅寓治創忠重之臣在外者
不知其故爭集園旅寓將攻吉晴與八郎季
至告忠重之言衆解去然莫知其所由撿重
望頸止所挂錦囊得秀賴印章有書曰得殺
內府則功居最其次則殺井伊本多水野
等帥一人則封郡國以酬其功於是方切三
成之所使而其為刺客也德川記大全餘史
合戰誌松榮紀事

細川玄旨在丹後田邊城長子忠興次子興
元嫡孫忠隆皆從東征玄旨聞三成之黨來
攻謂其臣曰州兵多屬忠興父子東行見兵
甚寡不知章宮津久美峯山三城據一城專
力以拒之據大全宮津城留忠興所居此時
忠興為豐後木築城主久美城忠
隆所居峯山城興元所居三將皆從東攻
三城無主餘史曰玄旨居宮津城興元居田
邊城及小野木公卿來攻玄旨乃與第三子
出宮津入田邊非也今從大全家忠日記德川記餘史
僧妙菴嬰城固守合戰誌妙菴歸福壽院三
刀谷監物孝和率宗族部兵五百餘人入援

馬山從原本

大全合戰誌諸家文書纂據大全文書纂孝和彈正忠久扶子世領雲州三及谷邑久扶死孝和尚幼依安國寺惠瓊朝鮮之役從毛利輝元有戰功輝元不録其功流寓京師玄旨善遇之故率兵入城亂平忠興按之豊後給三萬石孝和以為薦我　神祖以列麾下故稱病不出與亀井武藏守茲矩有萬去而之因幡依茲矩　二十日敵將小野木縫殿助公卿諸國城主記松栄紀事作重勝蓋初名也今從合戰誌餘史細川家傳録及公卿手書花押　石川備後守谷衡好藤懸永勝小出吉政生駒左近正俊雅樂頭近世孫讃岐守一正子襲稱讃岐守　山崎左馬允家盛別所豊後守杉原伯耆守長房齋村左兵衛則繼等諸書無則繼今據下文十一月則繼自殺補之齋村左兵衛即赤松左兵衛也詳註於十一月帥步騎一萬五千餘來攻玄旨能以寡兵拒之孝和驍勇屢與敵兵戰却之德川記慶元記餘史合戰誌松栄紀事○大全無石川備後守谷衡好藤懸永勝別所豊後守而有織田上野介信包川勝右兵衛尉山名主殿頭毛利勘八與此異今從細川家傳録　家盛池田輝政之妹夫而輝政夫人　神祖之女也輝政從東征而夫人留在大阪第家盛欲脫夫人以為歸款之效密與輝政處守之臣謀稱夫人有病家盛抵增田長盛之第說曰吉田

侍從之妻久卧床蓐醫言憂鬱成病願留二
子於大阪遣妻於吾采邑三田任意逍遥
有馬温泉以治之長盛與毛利輝元議許之
曰留二子於大阪則如所請家盛喜來夫人
及保姆於二曲潛置二子於其側送之三田
與諸將攻田邊城遣健歩於関東報曰家盛
以計取吉田侍從之夫人及二子欲入田邊
城與幽齋同守而恐敵奪夫人及二子故不
得已與諸將同攻城神祖聞而嘉之大全二

十一日神祖發江戸城松平康元為留守
石川家成副之餘史家成作忠俊今訂板倉四郎右衛
門勝重監街市勝重八右衛門好重第二子後為伊賀守伊奈忠
次監郡縣二十四日至下野小山池鯉鮒之
變水野忠重之臣不窮其實遽遣健歩告堀
尾吉晴殺忠重吉晴子忠氏在守都宮之營
世子近臣皆請禁忠氏世子曰吾熟知
信濃守之為人縱帶刀為不義信濃守絶無
阿黨之嫌吾保其無他健歩継至告加賀升

重望之所為其事始暴白人皆服世子之明斷矣松栄紀事曰神祖聞池鯉鮒之變遣使宇都宮使世子幽忠氏世子對曰云々餘史曰神祖使池田輝政幽忠氏皆非也今從大全神祖召忠氏褒吉晴之功以水野勝成為刈屋城主賜書忠重舊臣以為嗣柎循將士慶長記德川記合戰誌松栄紀事○四家合考曰世子深惡彌八郎之所為故使水野勝成殺其子餘史曰彌八郎之子匿濃州亂平有人捕之獻神祖賜之勝成々々殺之據大全重望之子在大垣城西尾吉次諭福原直孝出之故不取

臣按建久初大河次郎兼任擾亂奥羽由利忠八維平戰死葛西三郎清重遣健步二人告急鎌倉一人病留于路一人至鎌倉曰小鹿島橘次公成戰死由利忠八遁去源頼朝聞之曰健步語誤此必維平授首公成亡跡也吾以其平生料之審矣翊日健步病瘳而至果如其言矣台廟守文之君將畧遠出頼朝之上而其料堀尾忠氏之無貳英斷卓識適有相頼而忠氏忠良勤恪亦有足以取信乎上也

其夜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報至告石田三成圍伏見城神祖遣使宇都宮告世子召諸將問其方略曰關西大亂進討景勝與班師勦三成二者宜孰先本多正信曰諸將從駕東征妻孥悉在大阪豈不念之宜慰勞諸將各還采邑以安其意使勦舊之臣同守笞根之險以挫來銳井伊直政曰天與弗取反受其咎直速進大旆於畿內混一四海關原軍記餘史以守笞根之險為酒井忠次之語下載井伊直政之言曰守笞根關誠以良策然遠參二州掠此二州宜建台旆於駿府秀忠公屯濃松忠吉公屯岡崎本多中務榊原式部與臣三人屯吉田敵來清洲攻福島正則則臣等出自吉田擊之秀忠公來所有之國不可使敵侵將見機而進則西軍雖衆必摧破之矣神祖聞之曰汝言議善然西上為多算矣合戰誌亦載此說按忠次慶長元年卒頗失事實今從松榮紀事然次之語下載井伊直政之言非無所見故附備二說二十五日神祖召世子秀康及前軍諸將於小山之營謂諸將曰三成通謀於景勝關西大亂縱諸將明知三成之姦謀而託名於擁護秀賴則難遣其意且諸將妻子皆在大阪雖身在此而

心必在彼欲黨三成者宜速西歸吾毫無所憾矣諸將未對福島正則進曰今受三成之指揮敵於閣下正則甚恥之矣事嗣君而無他腸則神明鑒之請為閣下之前驅勦絶兇徒餘史曰正則進曰征伐兇徒之後當如何處置嗣君神祖曰吾無然於秀頼唯欲攘斥姦究以正紀綱耳正則曰然則赴駕以西征願屬麾下以盡忠今從大全○餘史小山軍議後又載神祖還江戶議征討正則忠興等應對之言按大謀定於小山之營不宜直議餘史誤復出故不取黑田長政曰吾輩皆棄妻子於大阪屬麾下以從東征今豈變其志而與兇徒乎宜輟討景勝以勦関西之敵細川忠興加藤嘉明贊成其謀神祖悅享諸將餘史合戰誌松栄紀事使山岡道阿彌岡江雪問諸將曰今前後受敵宜孰先討皆曰宜先関西神祖益悅出見諸將曰然則正則輝政為魁首諸將相継而發入正則所守清洲城以待我到大全使森忠政速歸信州川中島以備景勝之黨與細川家傳録處分既畢山内一豊進曰下官所居懸川城為海道之要衝糧食亦

足請獻之以屯大兵　神祖喜之由是海道
諸將爭獻其城以安　神祖之意家忠日記大全○合
戰誌曰山內一豐與堀尾忠氏友善每事謀
於忠氏及被召謂忠氏曰今日之事當有何
策以應顧問忠氏曰吾欲獻懸川城以安
公意一豐然之入請獻其城以為首謀　神
祖果脫他日忠氏談其事笑曰對馬守固人
成事使吾不得復有所言矣松栄紀事為一
豐忠氏同時発言大全亦云一豐
謀於忠氏而先言之今從二書　神祖謂
德永法印壽昌曰子在美濃能諳地形且老
於戎事宜策勝敗如何對曰鎮西中國諸將
皆黨三成以興戎馬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安

藝輝元備前秀家筑前秀秋皆大敵也岐阜
中納言雖土地不廣而矜其門地妄自尊大
岐阜中納言秀信信長公孫信忠子故壽昌云然　此四人者官爵相
埒互爭威望每不相下其肯俛首聽三成之
號令乎宜命將帥備景勝冒夜西馳以摧其
鋒　神祖曰誠如所料凡軍之勝敗在大將
一人我雖非其器而歷算関西諸將未見可
與我爭雌雄者五旬內外必能掃蕩群兇於
於一統宜各勵戰功以副其志乃賜驊馬於

正則駒馬於壽昌大全詮史議既定諸將皆獻誓書本多正信掌其事大全関原外記諸將各歸江戸納任子於大城慶長記大全神祖定行軍之列福島正則細川忠興黒田長政德永壽昌金森素玄筒井定次富田知治稲葉道通分部光嘉市橋長勝為前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為軍監池田輝政淺野幸長堀尾忠氏山内一豊有馬法印其子豊氏中村一栄一柳直盛西尾吉次九鬼守隆水野勝成

為後繼秋田實季亦在西征之列請曰奉命将西行而賊起管内其帥歸淺利與一率黨與數百人寇湊城賊息忠二郎擊却之然殘黨未平草竊群起願免從役以掃蕩之神祖許之謂近臣曰城介實欲從軍則擇良臣守城可也縱寇賊來侵鄰國諸将來救可以萬全吾觀其意此必通謀景勝以持兩端今以責之彼當無辞避役然懐貳之人終不足恃不如使之從其志也亂平削

封其源起于此大全神祖命結城少將秀康據宇都宮城以防景勝秀康固請從駕神祖面諭之曰汝年壯氣銳唯知從軍之可喜而不知留寄之任重我軍將士妻子多為質在江戶城聞汝在此則將士皆安其心無復東顧之慮而專用力於戰陣矣況景勝彊敵也聞吾西上彼必進軍能摧其鋒者非汝而誰因授其方畧曰景勝入寇進至利根川則可交鋒決雌雄不然切勿與戰秀康乃奉命

年譜附尾餘史並曰神祖聞三成反集將佐議之本多正信請召秀康卿諮之神祖召問去就秀康卿曰方今東西煽起揣其輕重西重東輕大人宜冒夜西馳以討三成奥州之任兒能當之命伊達政宗塞信夫口堀久太郎據津川口兒屯宇都宮以扼景勝進軍之路請大人勿復憂矣正信稱贊以為良策至於感泣與此大異按秀康卿勇銳剽悍必不發此老成將重之言今從創業記合戰誌松栄紀事乃命世子付宇都宮於秀康直將本軍出上野信濃以會于戰所救土方雄久大野治長召還之以雄久與前田利勝為親眷遣之賀賀諭利勝罷攻會津勦北國之敵以會大軍於関西家忠

日記德川記大
全餘史合戰誌
門昌次山村甚
山神祖呂三
黨千三成汝等
命赴木曾神
川光吉雖與兌
人之質故易安
家忠日記大全
誌餘史松栄紀
祖勢不得已黨
征道路便塞不
還大阪神祖
書加藤清正委
之僉曰大阪以
無援兵願熟圖
長姫吾功與三
測幸太閤英明
後受方面之任
長之所為怨徹

得往告狀于山岡道阿彌而
賜書慰撫之又遣使肥後賜
以鎮西軍事清正集將佐議
西皆黨于三成獨守孤城後
之清正曰朝鮮之役小西行
成朋比譖我於太閤禍幾不
知其無罪再使航海援以肥
此太閤莫大之恩而三成行
骨髓皆汝曹所知也今擊

合戰脇阪安治雖歸款神
事于叛徒故使其子安元從東
輯亂平後光吉得以此免誅
徒而心持兩端不收木曾士
木曾義就之士馬場半左衛
兵衛千村平右衛門從軍小
士曰木曾郡吏石川備前守
黨千三成汝等可速歸木曾討平之三士奉
命赴木曾神祖賜書木曾群士安輯之石
川光吉雖與兌人之質故易安家忠日記大全誌餘史松栄紀
祖勢不得已黨

內府出於嗣君之意則我當奔走聽命嗣君
未至十歲皆三成行長之姦計欲滅內府
而位已戚宿將如我輩亦次第翦除陵踐嗣
君而奪兵馬之權其志瞭然可觀矣不如左
袒於內府焚夷兇賊將佐皆稱善乃對使
者奉命專為戰守之計餘史○毛利家記松
熊本城遣其臣桑山某於大阪謂毛利輝元
曰聞三成與內府構兵足下亦黨於三成
若以太和國予我則當將兵至大阪為東征
之前驅與內府決勝負然則福島黑田亦
當與吾同志輝元報曰大和增田長盛所鎮
不得私授之子蒙太閤之厚恩先秉京師為
嗣君勵戰功則賞如所請清正不喜乃次意
屬神祖按清正深恐三成素歸心於神
祖不應以大和決去就如
敗夫商客也故今
不取本願寺門主光照
與庶兄光壽為訊神祖東征行至尾張石
田三成遣使固要之光昭歸大阪先是光壽
以庶長子為本願寺門主其父光佐嫡妻生
光昭有姿色光佐死關白秀吉嬖之遂使光
壽避位以光昭為門主故光壽失勢孤立僅
領其父退隱之舊刹光佐歸顯如上人光壽
教如上人光昭准如上
人至是獨往關東輸款神祖嘉之約亂平

則別為門主先使參可以東淨土眞宗佛寺錄之其後本願寺分為東西二寺所謂東本願寺是也大全合顯如據教如有策略屢困戰誌○諸家傳曰本願寺大阪城拒織田信長長子雜賀道場援本願信長奉敕講和顯如入寺於季子准如而寂教如憤之建一寺於東郡而居一宗分為二寺時人稱之東西本願寺豐臣秀秋遣使小山行營就山岡道阿彌岡江雪謝曰攻伏見城本非吾志督責無所逃避從衆攻圍請旋會戰之日倒戈以贖其罪神祖許之大全先是島津惟新亦上書神祖明其無異志然石田三成固要之惟新不得已黨干反徒黑田長政知其情曉諭使歸順三成聞之急促之惟新不能辭遂次志屬三成合戰誌慶記松元榮紀事二十七日神祖遣伊奈圖書於奧州援御違政宗以方畧守巖手澤城今更稱仙臺堅陣持重勿與戰以老景勝之師合戰誌鈴史是政宗在大阪至西城謁神祖曰下官常怨上杉景勝乘間侵掠管內願閣下東歸神祖察其託言守禦欲取以為守備之計

會津之地戒之曰景勝大敵也彼若出兵則
當應之不可自我擾彼政宗曰不乘此時取
敵地則終不得作大家神祖笑曰英雄本
色自露矣慎勿輕舉以取敗也政宗悅還叢
手澤景勝別將甘糟備後守白石城諜告備
後喪妻還會津政宗將兵攻白石城濱田治
部中目大學山川帶刀事迹注千木村隼人
十九年
先登備後弟彌三郎固守不下隼人中鉛死
城中有內應者引政宗之兵入城城遂陷政
宗使濱田治部守城與叔父成實妻父田村
右京亮清秋議進取攻景勝別將本莊重長
所守福島城聲言將攻梁川城重長遣岡左
內後稱後或後稱富田將監為隊將率衆生美濃齋道
仁美濃初稱寺村半左衛門道仁稱小田切
所左衛門仕歷下長秋之役有戰功有故
去仕景勝後稱伊豆北川圖書布施二郎右衛門安田
勘助外池甚五左衛門町野主水等援梁川
城大全曰左內岡書是五左衛門主水潘生
城民鄉之士秀行減封皆為僑人景勝移封
會津庆為己臣政宗將兵二萬越國見嶺至信夫分

五千備梁川城兵又分一萬五千為三隊政宗成實清秋各將一隊梁川援兵黎明発福島至瀬上政宗進向福島隔松川而陣岡左内欲涉川而戰栗生美濃爭為不可左内不聽涉水而陣從兵皆涉政宗急進擊之敵兵敗走政宗之兵斬北川圖書布施二郎右衛門安田勘助政宗與左内鬪于川中截左内所著猩々鼈二甲堅不傷美濃横馳衛之政宗囬馬左内擊中鍪簾政宗勇氣不撓麾兵進薄城門本莊重長自後門出兵將横斷之政宗収兵而退敵將梁川城主隅田大炊欲擊政宗所備之兵使巖井靱負筑地修理及佐竹義宣之援兵車丹波等渡名取川擊破之獲政宗之輜重奪其戎幕大全曰巖井靱負之部兵西付千右衛門獲政宗之紋竹雀之幕亂平政宗遣使景勝請以白石城易幕景勝不聽曰白石城以鄉武力所取幕我兵竭力所得宜各存其功因謂其下曰旗旌帷幕為敵所奪古今武將之所恥故政宗欲易之而我不之許也他年景勝每旅行必施彼幕於賤卒郵舍以矜其功政宗前鋒欲囬軍而戰敵兵引入梁川

城政宗不至福島陣于駿河見河上本莊重
長出屯于信夫山與政宗相對一夜翊日政
宗撤兵還大全合戰誌餘史〇據大全七月
九日政宗自大阪還叢手澤間一
日十一日出兵十三日圍白石城二十六日
戰于松川二十七日引軍還合戰誌曰辰日
異同今欲準實按續故不係日
神祖之命守謀復發兵攻福島城至是奉
安濃津城主富田知治在小山営神祖謂
之曰目有東西釁戰多在濃州青野原我當
重戰破之直進京畿然勢州海路不過則行
軍京畿甚難宜歸本州據斧海寇知治奉命
與松阪城主石田重恒叢手城主稲葉道通
上野城主分部光嘉此非伊賀上野伊勢上野也出小山
知治之臣匹田助右衛門為迎知治泛戰艦
十四五艘過乙部浦先是宇喜多秀家毛利
輝元使九鬼嘉隆與紀州新宮城主堀内安
房守據鳥羽城淡州叢屋城主菅平右衛門
與嘉隆率舟師扼海路嘉隆遇助右衛門之
船鉤之與戰嘉隆之臣九鬼兵部與助右衛

門相搏共沈于海知治之無戰死二十餘人
知治重恒道通光嘉乘間得過各歸其城為
拒守之計德川記合戰誌並云嘉隆鉤知治
之船欲擊殺之知治以其為旧友
紿之曰吾欲與石田三成討內府改潛出
小山還國嘉隆信之縱而去大全辨之曰
嘉隆專為大阪盡力攻剿不顧其子守隆在
関東豈能存旧友之義乎特受秀家輝元之
命攻剿耳具說是也
今從大全及慶元記光嘉歸上野城以其地
雖守棄城來安濃津與知治同守家忠日記
從駕東征至上野犬伏邑石田三成大谷吉
史合戦誌
松栄紀事真田昌幸及長子信幸次子信仍
德川記餘

隆遺書昌幸喻以大利引為己黨昌幸遣使
前軍召還信幸諭以叛去信幸曰大人素沙汰
太閤之恩今屬內府則世或有議之者左
衛門佐大谷刑部之女壻而親戚在関西宜
與彼還上田以察機變兒蒙內府之眷顧
且與本多中務為姻戚願蒙寬容以屬內
府信仍固爭以為不可語頗侵信幸々々怒
將手及之昌幸和解之使各從其志昌幸信
仍自犬伏引軍還黨于叛徒信幸還守都宮

之嘗大全就本多正信白其事於神祖及世子々々遇之如初神祖賜書信幸嫂其忠純給昌幸所鎮小縣郡昌幸還自犬伏夜過沼田城遣使欲入城信幸之妻本多忠勝之女也辭曰良人千役今不同歸此必有故中夜不得開門不內昌幸無如之何又遣使曰孫男生三歲吾欲見之可逸出城外妻曰緊公之意非欲抱孫殆將挾以為質也妾不敢聞命因命士卒登隍張旗幟列弓銃為拒守之勢昌幸望見之曰真吾息婦也遂悵信仍去而歸上田城為守禦之計（德川記大全餘紀事賜書及小縣郡據台簡雜纂）

臣按真田昌幸之設心甚於孟門太行之險父子既不相保豈能存乎祖孫哉信幸夫人能折其謀故使信幸不失城壘可謂女丈夫矣及信幸從台廟往上田夫人以為父子猜嫌隙兄弟為仇讐無念室家則戰必不勝乃謂保母曰良人不在無以

慰岑寂須使將士之妻子來此妾與彼曹
共叙處守之情出告之妻皆喜各携其子
入城起居夫人接遇欵曲留之不遣其實
以為質也由是士心純壹得以無返顧之
心而用力攻上田城其機警過人如此宜
乎不墮昌幸之計也世傳昌幸不愛長子
而愛少子遂至父子殊帰然方其在犬伏
議去就昌幸不彊留信幸使之各行其志
而信幸終能建功策勲得贖父罪以傳第

士於子孫亦可謂既忠且孝矣
福島正頼還自小山守長島城　神祖以其
兵寡使山岡道阿彌（援ヵ）敵將原隱岐守據
大田城以窺長島城正頼堅守拒之（家忠日記）九
鬼嘉隆既與稲葉道通搆難（齋ヵ）子守隆在
小山據鳥羽城寇剽沿海道通還自小山率
兵攻之嘉隆據險拒之道通敗還嘉隆攻巖
手城道通堅守嘉隆聞分部光嘉來援引兵
還（德川記合戰誌餘史○餘史曰　神祖以本多隼人為使諭嘉隆降嘉隆猜疑殺隼

人神祖大怒謂守隆曰吾欲汝父子同心盡忠於吾而何意大隅守兌逆如此罪不容誅然吾猶忍之汝須歸藩諫父若不從諫宜與父共反吾不復對汝也守隆拜命曰下官聊有所志謹以他日逐池田輝政出小山還江戶又與諸將發按守隆與諸將出小山還江戶赴吉田嘉隆道通爭戰之事未能達小山魚神祖遣使命之理或守隆發江戶之後田長政負治及之於武州厚木長政還至小山之營神祖議軍事謂之曰福島正則心術叵測對曰左衛門大夫雅帰心於閣下且與三成有隙敢保其無他若有前却宜若考之神祖使奧平貞治召黑

諫之請勿為慮神祖悅手賜首鎧臨發又賜鞍馬大全田中吉政以其子長顯為質將納大城長顯憾其不得從征西率部兵可三千人出江戶吉政大驚遣使池田輝政留之輝政不知長顯之向背何如急馳使于吉田使處守之臣竹村彥右衛門邀留之彥右衛門聞長顯將過木阪使邑民多齎紙旗建之本阪嶺上往山下迎之長顯欲強過望見紙旗以為不能過請過牛窪俟命自殺彥右衛門

不聽使之入吉田城問答之間輝政之使又至報曰長顕心迹無佗宜聽其過於是長顕得過木阪入岡崎城大全本書曰七月晦黎明長顕出江戸按是時吉政輝政未発江戸蓋長顕先一日発江戸吉政又後輝政而発故遣使止之也生駒一正蜂須賀至鎮當與諸將征西神祖聞一正之父近世至鎮之父家政黨于石田三成留之不遣近世家政遣使謝二人不得已被駆使實無叛心神祖聞之許一正至鎮從軍以戸川達安宇喜多孝親為宇喜多秀家之旧臣神祖疑之不遣二人同請效力亦許之於是孝親更稱阪崎出羽守一正至鎮達安孝親小出吉政寺澤廣高亀井滋矩皆獻擔書從軍納質小田原城九鬼守隆與諸將発江戸至吉田將取海路還鳥羽其父嘉隆拒之不内守隆遣使謂嘉隆曰内府聞大人黨于反徒使兒同反以從大人之忠然兒不欲黨于三成擾亂天下固欲竭力於内府故在小山同諸將進擔書今為討

平兇徒來此不敢觸冒大人願大人改圖服
從內府則幸孰甚焉嘉隆曰汝既納質與
誓書宜盡忠於內府吾亦不忍殺汝若汝
妄発兵攻城則當與堀內安房守悉力拒戰
與其隕命鋒鏑不如屯兵以觀時勢守隆不
得已修築畔乘旧墨據之諸書畔乘作畔桑今據大全訂之
菅平右衛門寇尾張矣海邊將還伊勢浦
守隆以舟師逆戰破之奪敵船三艘平右衛
門敗還守隆遣使告之神祖大全此非是日之事據守
隆與諸將発江戶欲其事實按續故係于此○大全舉一說曰氏家內膳正自桑名出舟
師戰于畔乘海上守隆破之奪舩三艘若以秀家之命出師乎真偽未詳不能拔
將合圍攻伏見城自十五日至是日不能拔
晦長束正家之兵浮貝藤助合戰誌浮貝作鵜飼国音相近
今從大全松栄紀事受宇喜多秀家之命射箭飛書於
深尾清十郎之營告永原甲賀士卒曰汝曹
固守不降則長束大藏大輔欲捕汝妻孥亦
諸水口若為內應焚城則不啻活汝妻孥亦
重賞之伊賀之兵見之大驚永原十內山口

宗助等同族四十餘人刻期縱火為內應島津惟新進兵逼城島居元忠閉門出戰惟新敗走敵恃內應入夜又來攻城兵拒戰夜參半松丸火起浮貝藤助應期入城豊臣秀秋率大軍繼進城中火熾創業記家忠日記大全餘史合戰誌関原軍記慶元記松栄紀事八月朔征西前鋒福島正則発江戸軍監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及池田輝政其弟長吉淺野幸長細川忠興田中吉政藤堂高虎本多忠政其弟忠朝京極高知中村一栄德永法印壽昌寺澤廣高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山內一豊堀尾忠氏稲葉道通古田重恒本多利朝亀井茲矩筒井定次有馬法印其子豊氏織田有楽金森可重一柳直盛等相継而発總五萬餘人関原軍記曰七萬七千騎今從德川記松栄紀事○家忠日記曰十二日諸將発江戸德川記曰七月二十八日諸將自小山經武藏野直向関西餘史松栄紀事不日今從創業記合戰誌是日伏見城陷豊臣秀秋島津惟新攻名越丸拔之松平近正戰死秀秋之兵比奈津角助田島助左

衛門相共獲近正首爭之秀秋定為二人之功角助不服然以秀秋之命不能復爭家忠日記大全合戰誌餘史

臣按関原記大全論此事曰長湫之戰森長一之兵山田八右衛門為第一槍讓功于第二槍千田主水々々固爭已功之不及八右衛門小田原之役前田利家之兵雨森彌太郎獲級第一獻之利家曰臣未獲首大音藤藏高呼稱獲首則今日戰功當以藤藏為第一其餘近世之戰讓功知名者不過五六人而如勘左衛門者不可勝計此皆武人矜功衍名之流弊也臣按元和元年難波之役松平政宗淺野長重之兵亦有能讓者觀者可併考也

甲賀佐左衛門戰死合戰誌敵陷松丸名越丸島津惟新自郭門入城松平家忠指麾士卒揮槍突戰三與惟新部將別所下野鬬傷左脅敵兵麕至家忠擊其進者却之遂自殺下

野獲其首時年四十六從兵八十五人皆戰死創業記家忠日記餘史合戰誌慶元記松栄紀事○合戰誌曰鳥居元忠開門出鬪敵兵敗走桎原彥右衛門川瀨左馬助橫擊破之元忠兵敗而退據大全非元忠而松平家忠也敵將亦非彥右衛門左馬助是上文七月十五日故不取內藤家長素善射開西城門射敵殪五六人敵猶競進家長謂部將安藤治右衛門定次曰子與息小一郎安藤定次木工之助基能子合戰誌曰小一郎名幸長未知是否力戰拒敵吾伺其間引決乃退入城登鐘樓積薪謂其兵原田某曰汝須脫圍往關東告狀兩公及左馬助家長長子政長也遂自殺時年五十九原田某縱火焚其屍潰圍出奔關東家長次子小一郎年十六與垣見家純格鬪被創欲與父同死鐘樓火熾不得近卸甲自屠跳入火中而死安藤定次松井茂兵衛長谷川吉左衛門原田三九郎糟屋作十郎等十六人力戰而死大全駒井直方得混敵脫去木系圖諸書不載石部小一郎之生死今無所考巖間兵庫戰死佐野綱正放大銃防敵銃迸裂焚死合戰誌餘史松栄紀

事○餘史合戰詰旦神祖東征使綱正
留犬阪西城護侍女毛利輝元遣遣使出城
綱正謂不與軍事非吾志也乃使吏卒護侍
女潛居河内村里入伏見城與諸將守城死
具後神祖咎其不護侍女沒綱正采邑別
賜其子主馬祿百石大全曰綱正戰死或
云出走投神祖祿其子主馬則死事明矣西城既陷鳥居元忠
固守牙城部兵進曰敵兵充塞城中不可復
敵一人殺之是吾志也恨我年既邁往年三
方原之戰被創步趨不便按元龜三年三方原之戰元忠傷股
拒請速自裁元忠曰凡為將者運盡命窮而
自殺固其所也時未至而速死亦非所貴雖
天正五年攻諏訪原城銃中具股創愈為跛蓋再被創也今當隨分效死
等死要其光明俊偉耳豐臣秀秋隊將松野
主馬使其兵射火箭於樓櫓元忠使加藤九
郎右衛門撲滅之九郎右衛門中火箭墮濠
中火勢益猛元忠見事不可為率部兵二百
餘人開門出戰縱擊馳突却敵七八次部兵
杉浦河内鈴木六左衛門鳥居權平鳥山喜
太夫等五十餘人戰死元忠力疲扶眉尖刀
而想敵無雜賀孫市重朝初稱鈴木孫三郎本貫紀州雜賀唯

嫡子一人稱雜賀氏餘皆稱鈴木氏撰餘史者不知此事作雜賀孫市鈴木孫三郎二人相共擊元忠大全載一說曰孫市改姓名曰桑原忠兵衛皆非也重朝事秀吉公有勇名後事水戶威公子孫見存進將擊之元忠自呼曰我守城大將鳥居彥右衛門也來與我決重朝橫槍曰願授子首以揚我名元忠然之卸甲刳腹死之時年六十二重朝終獲其首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慶元記餘史並曰元忠欲與內藤家長同死往松丸家長曰守此城者吾子與吾也胡為捨牙城來之元忠然之欲還牙城敵兵充塞不得入遂力戰自殺大全駁此說曰元忠初與諸將約各守其所不互相救牙城今因伺為捨之來于西城耶其說是也故

何カ

不取上林竹菴宇治茶商也來訊元忠家長及敵將來攻請同守城元忠家長曰汝非士人去此有何不可宜出去竹菴曰品流雖殊志操豈媿士人久荷閣下之恩眷今不報之更待何日乃以紅巾為抹額領兵守太皷丸力戰死之亂平神祖嘉其志給其子祿五百石世為宇治縣吏餘史合戰誌松榮紀事城兵死者一千八百餘人敵兵死傷二千五百餘人大全宇喜多秀家送鳥居元忠松平家忠松平迫

正首於大阪秀頼賞將士之功有差毛利輝
元增田長盛代秀頼檢三將首梟之於大阪
京橋大全○飯史曰石曰三成戴元忠家忠
家長迫正首於盤梟於京橋松栄紀事
曰家長首不知所在為得實今従之深尾清十
焚死則不知所在按家長績新
郎亡去按清十郎之死生諸説紛紜家忠日
記飯史並曰捕斬之関原外記曰清
十郎江州代管三成捕江州士人妻子磔之
清十郎不勝其慘酷欲為内應城陥擒之使
秀秋部将村上宇無衛幽之此説迫實蓋秀
秋帰順復神祖獲之處刑也故今従松栄
紀事但書亡去初豊臣秀吉築伏見城玉樓金殿壮
麗甲天下至是一時灰燼輿州軍記其地規模廣
大門巷頗多無寡亦能守元忠家長相議撤
松丸橋為守禦之計告之小山神祖聞之
曰凡城守者無橋之處宜架橋昔土佐坊正
俊夜襲堀河館源義経開門待敵亦此意也
今有橋撤之何以能守不數日城陥果如所
料大全合戦誌○関原外記曰元忠継室馬
場美濃女也在矢矯城熟見伏見城囲流
涙曰城大兵寡必不能守城破則名教九以
先破矣果如其言大全駁此説曰伏見城陥
深尾清十郎内應之故而非地利
不定圖此好事者之説也故不取
臣按舎生取義見危致命固人臣之大節

而能踰之者鮮矣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內
藤家長松平近正受留守之任守伏見城
四將擔心天地捍禦大敵孤城無援內有
反者勢蹙力殫而殪彈而志氣不撓裹創揮槍伏
正而斃其忠勇壯烈之氣烟々上貫霄漢
真足以植綱常而扶世敎也家長之子小
一郎弱齡勇決可謂不忝爾所生矣或咎
元忠不通權變而拒豐臣秀秋島津惟新
之歸款以致城陷非也元忠豈不知二將
入守則城可以全衆可以生而轉危為安
哉誠慮敵多詐謀萬一見欺則上無以報
神祖下無以見士卒寧喪元而不受辱
故守大經而不為動此乃所以為人臣之
勸而或者權變之說非所以垂戒後世者
也家忠三世死節世無其比祖好景死于
中島父伊忠死于鳶巢而不許家忠從死
醮酒為別勉以忠義之言家忠克守遺訓
不墜家聲壯烈殆將過之林學士恕碑之

擬以采康保裔三世殉難宜矣四將子孫
世居方面以膺藩屏之寄旌忠褒義醻庸
之典既厚而四將之烈垂于不朽矣
堀秀治奉東征之命率其弟藏士山城主美
作守親良其宰三條城主堀直政及直政長
子雅樂助後襲稱次子阪戶城主丹後守直
寄諸書多作直寄今據直寄手書花押訂之本莊城主村上義明
新發田城主溝口秀勝下倉城主小倉主膳
豫尾城主神子田八右衛門等共一萬五千
餘至津川口及神祖將西上諭秀治使引
兵各守其城直政從秀治還春日山城使雅
樂助守三條城上杉景勝扇誘越後士人使
舉兵侵掠郡縣越後人以為其舊主多叛應
之賊師丸田右京合戰誌作刑部今從大全齋藤右衛門
柳崎其等率三千餘人冠下倉城主小倉主
膳開門出戰堀直寄在阪戶城聞之欲出救
其臣諫曰土冠競起管內有黨之者伺間來
攻則城必危矣宜命將救之明公據城固守

直奇曰不然我領此地雖未久遠而務以恩
惠撫士民未嘗侵刻其下有何怨讎而黨賊
攻我乎儻賊來攻則下倉去此僅五里冒夜
馳帰可擊破之二日直奇將兵一千八百奔
赴救之未至主膳勢力戰死之從兵死者五十
餘人直奇之臣逢聞城陥之諫曰賊乘其勢
必攻阪戸宜還兵守城直奇曰今不戰而退
則世人必言畏縮逃去且賊來攻猶之可也
若不來攻有何面目見人乎兵不血刃而徒
帰去我不能也盡馳赴之賊既拔下倉城乘
勝倆之張陣以待直奇進旗奮撃大破之斬
賊師九田右京其餘斬三百餘級齋藤弥寄
等率敗兵渡四日市河水而陣直奇又撃破
之賊奔田川直奇追撃又斬一百餘級分部
兵與主膳残兵成下倉城翊日報捷小山宇
都宮神祖世子賜書褒其功神祖使西
尾吉次諭旨曰賊又來侵須遣真田伊豆守
牧野右馬允本多豊後守平巖主計頭以勦

之大全本書曰一說會津之兵與丸田齋藤等攻下倉城賀之上杉家士報曰唯有直江山城守攻山形其餘景勝未嘗出兵又一說丹後守馳至下倉城告來援主膳曰君第觀我擊賊今破走之矣既而直奇進兵主膳不待其來收而戰死二說未知孰是今按合戰誌亦與此二說同附以備考齋藤右衛門柳寄某等集敗兵據下田山立柵自固堀親良擊却之擊數十級告捷小山神祖賜書褒之大全學一說曰丹後守聞賊據下田張陣相對有甲士九人取田間踏出敵之右連飛鳥銃敵兵騷擾甲士一人秉白旄麾兵丹後守之兵爭進擊破之斬一百七十餘級秉旄者即丹後守也又云斬齋藤柳崎二人今按合戰誌所書亦同大全又云上杉謙信駿將有柳寄和泉以謀通于信長公謙信誅之此所謂柳寄某豈其子孫在越後作乱乎亦附以備考村上義明牒于溝口秀勝欲討土寇秀勝率七百餘人出勦之賊師丸田廣瀨萬貫寺等逆戰於氷原秀勝擊破之涉文陀川至五泉賊築寨固守伏兵三百於蘆葦叢中以待之義明秀勝合兵二千毆伏兵却之急攻其寨破之斬一百五十餘級進至橋本賊又築壘據守義明秀勝又擊破之距三條城二里駐軍聞賊圍三條城義明遣諜告援堀雅樂助聞二人

來救率兵出城與賊戰大敗之斬數百級二
人衆勝進兵賊悉潰走堀直政聞敗北三條
將兵出春日山至栢崎捷報至引兵還春日
山城（下倉之戰以下德川記合戰誌餘史屢
元記松榮紀事皆有其事而文全叙事
詳悉今
從之）先是前田利勝召弟利政於金澤城
議曰去年大老奉行搆我於內府既可惡
矣今舉大事不使我與知其意可知也故欲
屬內府以決勝敗於一戰子意何如利政
曰天下中分為私搆然則當屬內府若為
嗣君則當擇所從宜遣使大阪審問舉事之
由然後決議利勝曰迂哉觀諸將之心實為
嗣君者斷無一人揚言為之其實皆欲濟私
羽榮加賀守以下（丹羽長重秀吉公
賜羽榮氏改稱之至邊鄙
諸將皆不知其姦謀雖一旦被惑黨于彼輩
終必悔悟以從內府子宜勉從我言利政
不得已從之利勝喜使利政還能登以起兵
宇喜多秀家毛利輝元遺書利勝兄弟使歸
大阪利勝不從利政留其臣前田播磨守七

尾城率兵至金澤利勝以其臣高畠石見留
守金澤城與利政合兵一萬八千餘人発金
澤渋湊川手取川陣三堂山合戰誌慶長一
統記作三田山三堂三田圖音相迫今從大全○合戰誌曰
初利勝母妻在大阪去年利勝取之歸潘而
留利政之妻於大阪故利政慫之藉病不出
宰臣諫之利政不得已使伯父前田播磨將
兵三千人從利勝以攻大聖寺城據家忠日
記慶長記大全等諸書此時利政實從利勝
攻大聖寺城而利政藉病不出者是年九月
利勝再起兵攻小松城時事而合戰誌謬矣
故不取

利勝遣使小松城勸丹羽長重歸款長
重不聽利勝與利政議欲攻小松城將校諫
曰小松堅城也且多兵攻之未易下不如攻
大聖寺城城雖險地勢不完固且寡兵今出
不意自間道攻之則城必可拔大聖寺既陷
則小松亦可不戰而下矣利勝從之乃留圌
島備中不破大學於三堂山備小松之兵前
鋒至木葉村慶長一統記大學作彦三按不破彦三自利家時常為先鋒蓋
更稱也今從大全丹羽長重聞利勝向大聖寺載兵
士於漁舩二十餘艘泛湖水以待之前鋒不
之覺過木葉潟小松之兵発銃擊之死傷

頗多利勝聞之遣神尾圖書上阪又兵衛等
救之水陸放銃相爭小松候騎見利勝之兵
還御幸塚誤以為敵邀我歸路馳告長重々
々遣使収兵故利勝得進軍至松山三日利
勝利政分兵一萬五千為三隊按利勝発金
沢二十七日至三堂山八千蓋留二千備小松城也又按諸書七月
二十六日利勝発金沢至松山自前後攻城山口
八月朔発三堂山令欲事實接續故不係日
宗和之子右京亮大全云名元和合戦率兵
五百出南郷放銃擊利政之陣利政不顧死
傷進戦右京亮引入太聖寺城利政急擊之
右京亮至鯵橋還關利政擊破之敵兵退可
一町右京亮再還關決死相爭両軍戦疲交
綏大全合戦是日
誌餘史神祖賜書脇阪安治嘉
其通欵家忠日記四日黎明利勝利政又進攻城
城兵一千五百人決死拒戦金澤之兵進入
鐘丸利勝隊将山寺長門初稱勝兵衛剃髪
縣閉齋大全曰名
長徳横山長知大田但馬土方雄久弟奥村河
内村井出雲利政隊将高山南坊初稱右近
摂州高槻

城主秀吉公以其崇奉天主放謫于加賀號南坊太虛神祖放之阿媽港爭在十九年德川歷代云名友祥或云長房未知孰是富田下總長九郎左衛門連龍名據大全長安藝守督兵奮戰互有死傷藤掛豊前善射上鐘丸之屋騎危放箭生田四郎兵衛西村右馬助亦放銃殪敵山寄長門次子勝兵衛與鐘丸守將蒔田次郎兵衛馬上相戰斬次郎兵衛鐘丸既陷宗和父子退入牙城悉力拒守我兵蟻附破之右京亮自呼其名不拔刀而授首山寄長門之兵木

寄長左衛門獲之宗和使從兵縱火焚城自屠而死兩日之戰城兵死者八百餘人合戰誌曰五百四十四人大全曰鬪士八十餘人至步卒奴隸凡八百餘人今從之合戰誌又曰五日城陷按慶元記八月二十六日利勝瓮金澤九月四日大聖寺城陷五日戰云淺井畷皆若一月今從家忠日記德川記大全餘史我兵死傷九百餘人大全○合戰誌曰山口玄蕃遣使小松城曰大聖寺城淺隘難守願入貴藩得守一方長重諾八月朔玄蕃率兵百五十人來于小松長重饗之贈短刀玄蕃亦贈短刀于長重之姪五郎助饗畢授所守地其地非要害玄蕃怒還大聖寺城大全駁之曰諸書皆有此說按山口父子強將也不應無所稟命捨已城而出守他城此後人傳聞之繆也三說又云

長重與玄蕃約
金澤之兵來攻則我必救之
聞利勝來攻長
重率兵出至備橋見大聖寺
城煙起知其既
陷還軍按長重為救小松之
兵出軍則或有
之非以與玄蕃約而出援之
也又云鐘九既
陷玄蕃乞降利勝兄弟不許
遂自殺捨三日
鼈橋之戰勝負相半玄蕃若
有貳心則宜以
此時講和不應勢屈乞降蓋
山口父子皆感
秀吉公之恩欲以死報之後
年大阪之戰次
子左馬助弘定決烈酷似其
兄右京亮人皆
稱之乞降之說不足信此論
是也故
政召諸隊將褒其功分給城
中金銀以賞戰
士初利勝屯松山大聖寺農
商皆逃散利勝
使人慰諭曰我取敵將不戮
汝等宜各還本
業邑民大悅僧徒祠官捧土
宜來謁安堵如
故利勝遣使告捷関東留篠
原出羽加藤圖
書守大聖寺城進軍迂畧越
前大全先是大谷
吉隆徇北國毛利輝元以京
極高次為將吉
隆為軍監朽木元綱脇阪安
治其子淡路守
安元戶田武藏守重政平塚
因幡守為廣赤
座久兵衛等從之兵合二萬
餘騎屯越前敦
賀其黨青木紀伊守一矩守
北莊城羅疾是
日吉隆発敦賀至鯖並邑一
矩飛檄告大聖
寺城陥利勝進兵將攻北莊

城宜急救之事若遅緩則城不可保不得不
棄而走矣吉隆之兵皆笑曰紀伊守領二十
萬石具兵幾及一萬且為主戰而畏利勝兄
弟一萬五千之兵求救於我何其怯也吉隆
不然之欲出救之時堀尾吉晴出在濵松城
使姪宮内及家臣堀尾勘解由守越前國府
城為廣久兵衛謂吉隆曰不攻府城則前後
受敵進退必難先拔府城然後救北荘則兵
有利矣吉隆曰不然頓兵堅城之下而北荘
城陥則丹羽長重孤立失勢且我兵多損縱
不損兵而拔之須留四五百騎戍之勢分兵
寡難對大敵今不攻府城而使敵守之是代
我留守也北地悉定則府城不攻而自抜此
不戰而制勝之術也機在迅速不可遅留登
時発兵其夜五更至北荘家忠日記大全合
佐竹義宣通謀于上杉景勝聞神祖東征
戦誌松栄紀事
将兵四萬発水戸城過右那阪至多阿郡其
父義重雖帰心于神祖以其族東左近大

夫政義為使諭以禍福義宣不得已引兵還城（大全）神祖遣島田利政於水戶讓義宜曰勗命出兵中山道以攻會津而至今未發一兵及為守禦之計聞石田三成反於関西吾今班師討之卿守前約可速出兵攻景勝且送任子義宣曰僕與閣下素無睚眦之怨豈黨三成乎然妻孥為質在大阪今無質可送（餘史曰義宣以父常陸介義重為質在大阪為辭按是時義重致仕在大田城餘史誤）諸將知其觀望請先擊之神祖曰京畿本也佐竹末也苟絕其本則末豈得存竟不許擊之使皆川廣照水谷勝俊成田氏憲那須太郎資晴（二郎資胤子）大田原備前守晴清（山城守繩清子）屯鍋掛松平信一在上野布川城以備義宣（餘史合戰誌松榮紀事）伊達政宗在奥州巖手澤城相馬長門守義胤（彈正大弼盛胤子）在同州中村城最上義光在羽州山形城戶澤九郎五郎政盛（平九郎光盛子稱右京亮）在同州林崎城平巖親吉在上野廐橋城松平一生在同州三藏城植

村泰忠在同州勝浦城鳥居忠政在下總矢
矯城松平忠利在同州小美川城以為猗角
之勢（家忠日記）神祖命宇都宮城主蒲生秀行
房州館山城主里見義康下野黑羽城主岡
部長盛同州佐野城主佐野修理大夫信吉
（富田左近將監知信第二子佐野天德寺子艱之）兵凡二萬五千人
副參河守秀康以備上杉景勝（大全）秀行宗臣
蒲生源左衛門鄉成（初稱保小阪著勇名蒲生氏鄉召為臣授氏為家老）言於神祖曰今収那須七騎之質（蘆野大田）
大阪翊戴嗣君須移封關西賜越後于景勝
以褒其忠羽柴肥前守老母及家臣之質在
江戶故歸順之報未明白今使丹羽五郎左
衛門出兵問其罪久太郎入越中經畧之細
川幽齋力屈丐生故流之丹後悉平越中守
諂媚內府恣增封邑其罪不輕故収所在
大阪妻子燔殺之（按此時幽齋固守田邊城與小野木公卿相持忠興夫人貞烈自殺家臣焚其死而云燔殺之下至伏見諸將死義皆三成侈言而非事實）
內府之士五百餘人留守西丸今逐之使

輝元居西丸以鎮壓之諸將攻伏見城拔
鳥居彥右衛門松平主殿助以下千八百人
皆伏誅彼輩蹈躪宮室汚穢屋宇故縱火焚
之悉為灰燼筑紫諸將在佐和山守余指麾
其餘盡忠輸誠者姓名悉具別幅覽訖可送
會津但會津往來書牒務要慎密　內府纔
以三四萬兵分守管內十五城而與上杉佐
竹對壘歷二十日行程欲入關西其可能乎
天下大名孰敢蔑嗣君棄妻子忘太閤二十
年之恩而慕　內府去年以來之眷遇哉儻
內府妄意西上是天幸也邀之尾參之間
可擊而殲矣前日水野和泉守為加賀井彌
八郎所殺堀尾帶刀重創瀕死中村式部少
輔病死想足下聞之　內府之兵日蹙而余
兵勢日盛昨秀元率兵一萬餘與吉川安國
寺及正家赴勢州固鈴鹿關余亦迫欲往尾
州會于岐阜中納言以決勝算須不日報捷
足下銳意進取以立功効則賞在不訾大阪

城中金銀火藥充牣府庫隨須給之家眷皆
平安勿嬰思慮昌幸信仍得書大悅據守城
堡以塞世子西征之路家忠日記德川記
松栄紀事是日前田利勝利政進至加賀越前之
界細呂木宇喜多秀家毛利輝元遣使齎連
名書誣神祖之罪使利勝專心歸附大阪
利勝不答却其使大全利勝妹夫中川宗伴聞
利勝出奔往訪之路過北莊宗伴名光重八郎右衛門重政
子從五位下武藏守秀吉公近臣剃髮號宗
伴諸書或云宗伴至敦賀被拘誤矣今訂之
大谷吉隆逼之使作書貽利勝曰內府急
赴關西與秀家輝元攻岐阜中納言銃前中納
言等之大軍戰于美濃東軍諸將多內應者
內府戰敗入參州吉田城故關西皆敵於
內府為平北陸道艤兵船數百艘於氣比
浦迫日將解纜攻北國宜備之德川記合戰
誌銓史等諸書皆云吉隆使宗伴作書曰三成之黨蠭起
關西鼎沸丹波丹後若挾之兵衆戰艦數百
艘至加州宮腰利勝讀之還軍按利勝算定
而出軍不應見其意大沮故還軍閘神祖戰敗
且然利勝不知此書報還軍也此書先關原之戰幾十
日神祖出軍遲緩前軍諸將

既發江府則利勝必謂神祖亦當繼發故
信之而還軍也令從大全慶元記但慶元記
係九月五日誤宗伴善書利勝見其手迹大驚集將
佐議曰全澤守兵寡少敵自海路來襲則留
守之兵不能防之而吾事去矣不如收兵還
國以圖再舉丹羽長重謂其宰江口三郎右
衛門正吉初稱傳治諸書皆云後更稱石見
之子而正吉未嘗稱石見也阪井與右衛門直政大矣與
兵衛曰前日之戰雖擾利勝之軍而無赫々
之功今欲出兵以洩餘憤且吊山口父子於
地下然敵大軍也每隊對戰則勝敗難料不
如使敵過軍審其形勢以擊後軍則必有利
矣三郎右衛門宜將兵擊之七日利勝令將
校曰明日將退軍長重出兵邀之必矣雖小
敵不可侮山崎長門長連龍高山南坊大田
但馬與村伊豫富田下總宜往大路至御幸
塚備小松之兵比我與能登守至三堂宜還
軍働橋取間道以會于三堂八日五更長門
連龍南坊但馬伊豫下總等發大聖寺至御

幸塚且日利勝利政亦発大聖寺至三堂諸書作九日蓋以九日戦于浅井畷誤為其日今従大全按鈴史作九月九日蓋誤長門在御幸塚議曰明日還軍働橋傍山而退則似畏敵不如経徑大呂一屋向浅井而退歩卒隊長松平久左衛進曰如此則長重得志而我必失利矣宜守軍令由間道退長門哂曰小敵何足畏哉彼若出躡則大軍圍之不使一人生還久左衛曰我非為身持為君族計耳小松城無備如婦人小児則非所知凡為武将者見我過城下安得晏然不出撃哉明日之戦子能不亂隊伍以踐其言我必挺衆揮槍以明我忠長門竟不従久左衛愈激而出長門探籌定軍列第一長門第二南坊第三伊豫第四下總第五但馬連龍父子為殿其夜四更江口正吉出小松至桑原設伏九日五更金澤隊将発御幸塚過大呂正吉使銃手撃其後軍連龍之隊頗驗擾正吉衆麾衆伏発士皆殊死戦連龍及其子好連遇

伏不以沮厲聲督戰部兵死傷頗多小松之
兵進逼連龍麾下好連時年十八進馬將決
死連龍亦進馬父子之兵攢其馬御父子怒
部兵不聽遂囲其馬正吉衆勝逐之連龍父
子殘兵讒可二十人還關凡三長重登市鄽
之屋上望見大呂之戰命阪井直政曰我軍
既捷汝須邀敵歸踏斬其隊將直政急発小
柾歷北淺井至南淺井見連龍敗走將橫擊
之連龍父子知其不免決志必死両軍之間
有深沼互不得進大田但馬闖大呂之戰還
軍淺井救連龍父子直政見但馬之旌旗督
兵競進淺井畷道路狹隘但馬部兵水越縫
殿至山代橋下馬（據大全山代或作山城誤）揮槍挑戰敵
兵成田助九郎安孫子作太夫（諸書作清右衛門令従大全蓋更稱也）拜鄉次太夫柴田勝家之士五左衛門子五左衛門戰死柳瀨不破木工兵衛宮田小兵衛相継而進松平久兵衛馳至下馬進縫殿之前揮槍自呼第一槍以踐前言但馬之兵巖井傳左衛門

井上勘左衛門竝進久兵衛與木工兵衛縫
殿與作太夫勘左衛門與助九郎傳左衛門
與次太夫接槍相爭但馬使上阪主馬太野
甚之丞放銃次太夫木工兵衛中鉛斃兩軍
之士戰疲互退利勝在三堂聞之騎駿馬馳
至本鄉山崎長門高山南坊亦還軍至鎌谷
長重使騎告利勝來救長重急出小松軍南
淺井江口正吉雖戰勝而憤不獲連龍父子
進兵陣于運臺寺山麓長重遣使使之引去

正吉固請留戰長重再遣使諭之正吉引兵
還但馬及連龍父子亦引去利勝還軍三堂
長重收兵入小松城利勝勞連龍父子之力
戰賞松平久兵衛之膽畧擢為隊將家忠日記德川
記慶元記慶長一統記合戰誌餘史事實互
有異同今從大全○大全合戰誌餘史並云
松平久兵衛事利家秀吉公擊島津義久攻
豐前巖石城力戰有功利家賞之倍俸三百
石給二百石至此與山崎長門忿爭戰于淺
井畷接揮著勇利勝褒之授俸萬石為家
老後更稱伯耆十日利勝還金澤始悟宗伴之書敵
之詐謀聞神祖西上大悔之謀攻小松城

以入関西堀尾宮内勢屈不能守府城降于
大谷吉隆果如吉隆之所料矣（大全合戦初誌慶長記）
吉隆入援北荘城謀連来告利勝抜大聖寺
城乗勢来攻吉隆不為動謂青木一矩曰敵
今来攻則不戦而疲日須関西大軍可一挙
而殲之若彼競進則乗虚撃破流屍骸於鳴
香川防守之術当委我矣謀又来告利勝還
軍不知其故吉隆又謂一矩曰縦肥前守避
太路従間道退軍羽柴加賀守必出兵邀之
小松去此不遠則我與子馳向小松當與加
賀守合兵逞志一戦而路程相隔十四五里
人馬之力難及此為憾耳吉隆在北荘數日
西軍稍々来集乃與一矩議修大聖寺城使
木下宮内少輔蜂須賀至鎮之将髙木法斎
戍之寺西備中守與山雅楽助上田主水正
重安（是右衛門重光子初稱左太郎事秀吉
公鎮一萬石後有故事浅野弾長長房
父子剃髪歸宗古）赴小松城以援長重（大全毛利糟元
使其子秀元出兵毛勢多秀元諫曰不可嗣君

孤弱三成罔之以欺天下耳目世所共知也
大人嘗與　內府盟有兄弟之分今宜遣兒
関東明其無他教諭姦黨亟使三成弭兵三
成拒命則擊之甚易然後與　內府勠力一
心輔佐嗣君則家運可以長久儻不能從則
大人宜奉嗣君而東征諸將從　內府者必
來歸矣安危之機在此二途而今無故出兵
勢多進退失據非計之得者也堅田兵部少
輔讒佞有寵於輝元密謂輝元曰秀元卿智
謀超衆奉使関東志趣難料輝元信之不用
秀元之言秀元不得已軍勢多（毛利家記）秀元勸
三成奉秀賴為將如說輝元三成不能用秀
元曰然則至參河遠江待　內府西征以決
勝負三成曰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田中吉政
等歸降在近請勿勞心輙別去秀元雖知其
不能成而無如之何矣（毛利家記松栄紀事）其後三成
部（原本作金）兵黨分遣諸將於伊賀伊勢美濃北陸
輝元及增田長盛守大阪其兵總十八萬四

千九百七十人松栄紀事長盛上載德善院玄以按此時玄以在京師管
摂神社佛寺事不在大阪故削之○本書曰
輝元兵四萬一千五百身在大阪故使秀元
將三萬長門守秀就將一萬宇喜多秀家豊
臣秀秋長曾我部盛親等合七萬九千八百
六十人向伊勢按上文七月秀元正家將三
萬餘騎至伊勢與此不合疑非其實事亦宜
複故不取其餘如織田秀信京極高次稲葉
貞通大谷吉隆等各在其城不來于大阪而
書兵數幾千百蓋三成注記其黨於已者之
兵數而總記之也今不一一書之細川家傳
錄亦云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人與
松栄紀事合今據二書舉其總數耳方此時
氏家行廣在桑名城羽柴勝雅在神戸城岡
本下野守在亀山城九鬼嘉隆在鳥羽城與

久留島某諸書名稱閒按明年久留島康親賜豊後地別一人也又按久留島
或作来島國音相同菅平右衛門冦鈔沿海長束伊賀
守正家弟守水口城原隱岐守餘史曰名胤清未知是否在
大田城其餘諸將黨于三成者根據盤結家忠
日記曰行廣兵七百餘騎勝雅八百餘騎下
野守六百三十餘騎嘉隆四百餘騎伊賀守
三百六十餘騎附以備攷三成與織田秀信合謀以岐阜
大垣二城為根本以摠東海東山二道諸國
告急者絡繹如織神祖舉止自若不異平
日餘史合戰誌○餘史曰三成置新関於不破然諸書所不載且無諸將関門之戰故

不取上杉景勝將兵八千屯長沼以為猪苗代
福島梁川諸城之聲勢使直江兼續將兵二
萬援白川聞神祖班師斂軍還會津合戰誌
景勝將佐皆喜曰關西蠭起內府還軍我
軍取勝必矣獨水原常陸親憲攢眉憂曰大全
餘史難波戰記水原作杉原親憲之姪有杉
原彥左衛門親清則杉原為是然德川記合
戰誌作水原據長尾家譜載謙信將士名氏
有水原常陸介蓋水原杉原國音相近今據
家譜訂之○大全曰常陸初稱大岡彌七郎
知兵數有武功上杉景勝給九萬石為須賀
川城主為景勝所盜衆皆以為內府畏前後之敵收
兵誤矣吾察形勢內府與諸將謀出師關
西雖勝敗未易料內府必得勝利我君智
勇縱出內府之上而難以一人之力平定
天下故吾甚憂之後竟如其所料大全十三日
征西諸將至清洲松栄紀事無日家忠日記
係十九日按村越宣吉十
九日奉使來清洲諸將以是日至清洲則不
宣吉神祖発駕遲緩家忠日記誤矣奥州
軍記慶長記係十四日其說近
是今從創業記慶元記合戰誌福島正則為
清洲城主故營辦芻糧池田糧政神祖之
女壻而吉田之城主也故諸將皆納質于吉

田城以明其無貳軍監井伊直政本多忠勝
馳書趣駕神祖故緩其事諸將頗惑之家忠
日記大全餘史合戰土方雄久至金澤諭旨
誌慶元記松榮紀事
於加賀中納言利勝神祖又使小林又左
衛門齎書至金澤告征西諭利勝利政出軍
美濃尾張之間以會戰期利勝遣使能登使
利政引兵來會利政拒之曰卿在細呂木見
秀家糧元之書謂舉兵專為國家則雖從家
兄之命利勝遣雄久於能登勸之再三利政
固執不可雄久還金澤利勝又遣使勸之利
政稱病不出終與利勝絕西尾藤兵衛利氏
至小松利氏隱岐守吉次第二子大全正文
云長重將校勸帰降載一說曰藤兵
衛勸之德川記說丹羽長重帰順長重從之
非然今從之
以棚橋宇兵衛為使上書 神祖謝罪謂寺
西備中守奧山雅樂助上田重安曰吾有所
思帰款內府卿等素黨于關西宜各從其
志備中守等皆辭去大聖寺戍將木下宮內
以輔高木法齋等輸款 神祖皆降于利勝

利勝以季弟猿千代為質猿千代長而名利光為利勝嗣見下

文二年長重以弟左近及其宰江口正吉阪井

直政之子為質講和休兵大全合戰誌餘史○松栄紀事曰利

勝與長重相戰數月然後和親按八月九日利勝與長重戰于淺井畷纔踰月且諸書並

再與長重戰事故不取

烈祖成績卷之八終